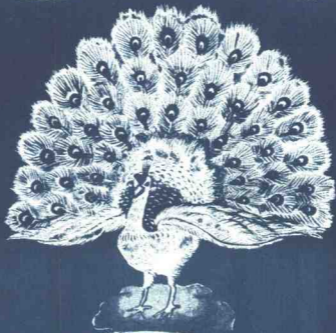


繡像小說



第五拾陸期

KAC72/0202

繡像小說第五十六號目錄

文明小史

南亭亭長

第六十回 繡像

一分禮聳動骨董名家

半席談結束文明小史

活地獄

南亭亭長

第三十回 繡像

翦羽翼故友遠嫌

攻腹心老嫗生事

市聲

姬文

第七回 繡像

九五扣底面賺花銀

對半分合同作廢紙

學究新談

吳蒙

第七回 繡像

開學堂謀佔寺僧基

薦教員密話師生誼

玉佛緣

嘿生

第六回 繡像

仗佛力和尙犯規

覓仙水賢姬懼厄

汗漫游

英國司威夫脫

第十七回

瞻廟象知非迷信

閱險巖足廣異聞

花神夢

血淚餘生

楔子 二頁

第一回

金屋無情瑤草謝

畫樓有夢劍花寒

一分禮

簞動

肯董名家



幸席
証結
未文
明小
史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六十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一分禮樂動骨董名家

半席談結束文明小史

話說北京政府。近日百度維新。差不多的事。都舉辦了。有些心地明白的督撫。一箇箇都上條陳。目下有樁至要至緊之事。是什麼呢。就是立憲。立憲這兩箇字。要在十年前把他說出來。人家還當他是外國人的名字呢。於今却好了。士大夫也肯瀏覽新書。新書裏面讲政治的。開宗明義。必說是某國是專制政體。某國是共和政體。某國是立憲政體。自從這立憲二字發見了。就有人從西書上譯出一部憲法新論。講的源源本本。有條有理。有些士大夫看了。尙還明白立憲二字的解說。這時兩湖總督蔣鐸。上了箇籲請立憲的摺子。上頭看了。很爲動容。就發下來叫軍機處各大臣議奏。可憐軍機處各大臣。都是耳聾目花的了。要想看看新書。明白點時事。也來不及了。仍舊收賣骨董。跟着紅綠貨。吸鼻煙。此番上頭發下這箇摺子來。叫他們議奏。正如青天霹靂。平地風波。這却怎麼好呢。少不得請教那些明白時事的維新黨。於是乎就有外洋留學回國

考中翰林進士的那班朋友。做了手摺。請他們酌奪。以副殷殷下問之意。這些手摺上的話。大半用的日本名詞。那些軍機大臣。連報都不看的。見了目的方針。那種通用字眼。比三代以上的文字。都還難解。只得含含糊糊奏覆了。無非說立憲是樁好事。就是外邊得了信息。便天天有人嚷着立憲立憲。其實叫軍機處議奏的。也只曉得立憲立憲。軍機處各大臣。雖經洋翰林洋進士一番陶鑄。也只曉得立憲立憲。評論朝事的士大夫。也只曉得立憲立憲。立憲之下。就沒有文章了。又過了差不多一年了。軍機處幾箇老朽。告退的告退了。撤換的撤換了。另換一班新脚色。一回立了外務部。一回立了警察衙門。一回立了財政處。一回立了學部。這立憲的事。也就不可須臾緩了。上頭究竟聖明不過。曉得立憲這樁事。不能憑着紙上空談的。必須要有人曾經考察過的。知道其中利弊。將來實行之際。纔不致礙手絆脚。所以下了一道諭旨。派某某出洋考察政治。是爲將來立憲伏下一條根。這欽派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裏面。都是些精明強幹之人。所有見識。不同凡近。單說裏面有一位。是箇滿洲人。姓平名正。出身部曹。心地明白。志趣高遠。兼之酷嗜風雅。金石書畫。尤所擅長。在漢人當中。已是難得了。在滿人當中。更是難得。後來由部曹內轉。熬來熬去。居然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

外放了。放了陝西按察使。由按察使升了藩臺。由藩臺護理撫臺。不久真除了。這一下子。可出了頭了。陝西地方瘠苦。却也安靜無事。這位平中丞。正中下懷。他的幕府裏有一位姓馮的。叫做馮存善。還有一位叫做周之杰。都是極講究書畫金石的。平中丞本是閩閩之家。祖父很留下幾文錢。雖算不得敵國之富。在京城裏也數得着了。當初當這箇清閒寂寞部曹的時節。除了上衙門之外。便是上琉璃廠搜尋冷攤。什麼二本半的西嶽華山碑。他也有一本。唐經幢石榻。他也有三四百通。還不住的旁搜博采。十年之後。差不多要汗牛充棟了。及至放了外任。這些東西。滿滿裝裝的裝了三隻大船。好容易弄到陝西。升了撫臺之後。特特爲爲在衙門裏蓋了九間大樓。自己算是清祕閣。自公退食。便和馮周二人。摩挲把玩。有天平中丞生日。預先告訴巡捕。就是送壽屏壽幛的都一概不收。別樣更不用說了。各州縣都知道這位大中丞一清如水。而況預先有話。誰敢上去碰這箇頂子呢。却說那時的長安縣。姓蘇名又簡。是箇榜下即用。爲人却甚狡猾。專門承風希旨。既知這平中丞愛骨董的脾氣。趁他生日。特特爲爲打發家人送一分禮。這禮却只有兩色。看官你道是什麼呢。原來一箇唐六如的地獄變相圖的手卷。的確真蹟。裝潢的也十分華美。是宋五彩蜀錦的手卷。面子上面貼着舊宣州

玉版的襯紙。澄心堂粉畫冷金箋的簽條。題簽的人。是太倉王揆。一件是原榻董美人碑。連着張叔未的題跋。據說那碑出土未久。是從前出過土又入土。入了土又出土的。甚爲難得。又做了兩隻楠木小匣。把兩件東西盛好了。請巡捕送上去。巡捕別的不敢拿上去。書畫碑版是中丞大人心愛之物。似不至於碰頂子。因此就拿了進去。這時平中丞正和馮周二位。在那裏審辨一木宋板書。是蘇長公全集。平中丞戴着玳瑁邊近光眼鏡。含着小煙袋。坐在簽押房裏一張斑竹榻上。正翻着一葉和馮存善道。你來看這兩箇小印。一箇是萇圃過眼。一箇是留藏汪閩源家。既然是萇翁的藏本。爲什麼又有汪氏圖印呢。馮存善道。聽說萇翁遺物。身後全歸汪氏。汪氏中落。又流落出來。於是經史歸了常熟瞿氏。子集及雜書歸了聊城楊氏。這書或者又從楊氏流落出來的。也未可知。平中丞聽了點頭無語。巡捕在簽押房外影影綽綽的。不敢進去。平中丞回轉頭來。却看見了。便問是誰。巡捕走了進去。捧了兩箇楠木匣。回道。這是長安縣蘇令孝敬上來的。平中丞道。哼哼。他倒敢以身試法麼。周之杰望了一望。說這裏頭是什麼。且打開來看看再說。巡捕連忙把匣蓋開了。周之杰先去打開手卷。見這箇手卷。畫着許多乞丐。也有弄蛇的。也有牽猴子的。約畧數去。約有三十幾箇。用筆真是出神入化。平

中丞連連讚好。又打開那部帖。看了後面的圖印。馮存善頭一箇說道。這件東西倒難得。和中丞舊藏的張黑女志。可稱雙璧了。平中丞此時喜得心花怒放。連說難爲他了。難爲他了。巡捕尙呆呆的站在一旁請示。平中丞說。這樣壽禮。清而不俗。就收了他。也是不傷廉的。巡捕得了平中丞吩咐。退了出去。告訴蘇又簡的家人。說壽禮大人收了。并且喜歡的很呢。蘇又簡的家人。自然揚揚得意而去。這裏平中丞和馮周兩人細細品評。說看不出這蘇令倒很風雅。看來也是咱們同道。馮存善道。中丞的畫箱裏。宋元畫最多。明畫就少。得此足備一格。平中丞道。何嘗不是。前我在琉璃廠文翰齋看見一本唐六如的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的橫幅。索價六百兩。後來給張蓮叔搶去了。我至今還懊悔。如今有了這箇。幾時回到京裏。可以把他來做張蓮叔了。馮存善道。那張蓮叔。莫非就是國子監祭酒張秉彝麼。他的收藏甚富。却没有四王吳惲。他說四王吳惲。是人人皆有之物。他所以別開蹊徑。專收宋元。和中丞的見解差不多。可惜那年在京裏時候。還不曾相識。沒有看過他的東西。想是眼福淺的緣故。平中丞道。他最著名是徐熙百鳥圖。趙昌明月梨花圖。管夫人的寫竹。柳如是的畫蘭。而且管夫人的寫竹。有趙松雪的題詠。柳如是的畫蘭。有錢蒙叟的題詠。多是夫婦合璧。這就很不容易呢。

周之杰道。中丞的黃鶴山樵長夏江村圖。趙松雪的江山春曉圖。董思翁的九龍聽瀑圖。都不輸於他處。平中丞道。他還有幾部好碑版呢。劉猛龍碑。鄭文恭碑。茅山碑。種種都是精華。這些尚不算稀罕。並有董香光的手書史記。趙松雪的手書妙法蓮花經。可算是件寶貝。現在這種世界。人人維新。大家涉獵新書。還來不及。那有工夫向故紙堆中討生活。我看講究這門的。漸漸要變作絕學快了。說罷歛歛不置。三人賞鑑了半日。平中丞有些倦了。馮周二。人方各退出。明日。蘇又簡上院。就蒙傳見。很誇獎了幾句。說現在抱殘守闕的寥寥無人。老兄具這樣的法眼。欽佩得很。將來倒要時常請教。請教蘇又簡聽了。平中丞這幾句。如被九錫。下來的時候。面孔上另有一番氣色了。再說陝西自從被蘇又簡開了這箇風氣。以後各府各州縣。紛紛餽送書畫碑版。把一座撫臺衙門。變做舊貨店了。然而平中丞却不以此爲輕重。委差委缺。仍舊是一秉至公。大家到後來看看。沒有什麼想頭。便也廢然而返了。平中丞在陝西撫臺上。過了三四箇年頭。又值朝廷變法之際。知道平中丞明白曉暢。便在陝西撫臺任上。調他回京。平中丞等後任接過印。交代清楚。便由旱路渡黃河進京。請安時候。上頭很拿他鼓勵一番。不久就補了戶部侍郎。事情雖煩了點。然而他還是陶情詩酒。專搜羅書畫碑版。以此自

娛。在陝西撫臺任上。又得了許多東西。除掉幾件銅器之外。還有些原石。有一塊大唐貴妃楊氏之墓的墓碣。已經打斷了。平中丞花了四百金買的。做了箇紅木架子。把他安上。那塊墓碣。是麻石的。又粗又笨。又打斷了半截。只賸得大唐貴妃楊氏六箇字之墓兩箇字。已經沒有了。平中丞視爲至寶。特特爲爲放在自己蓋的百宋千元齋裏。有什麼知己朋友和懂得此道的。纔引他進去看一看。其餘那些人。輕易不得一見。所以有些人。叫這百宋千元齋。叫墳堂屋。說既然不是墳堂屋。爲什麼樹着墓碣呢。這番立意。派了他做考察政治大臣。請訓之後。便有許多人替他餞行的。不是在陶然亭。就是在龍爪槐那些名勝地方。還有人薦隨員的。想謀出洋的機會。這是官場故態。也不必絮聒了。等到將要動身的前幾日。一班同派出洋考察政治的。天天過來商量起程的事情。以及調隨員等等。直忙得不可開交。看看同派出洋考察政治的那幾位。諸事業已就緒了。自己除掉常在身邊的如馮存善周之杰那些人之外。就是幾箇繙譯。幾箇學生。寥寥無幾。那天下半天剛剛開了點。走到書房裏。打開抽屜。把人家薦給當隨員的名條。理了一理。竟有一百多箇。看那些名字時。平中丞也有知道。也有不知道的。便吩咐門上。知照他們。所有由各處薦來願當出洋隨員的。儘兩日內來見。第一日便來

了五十多箇。也有寬衣博帶的。也有草帽皮靴的。也有年輕的。也有龍鍾的。無奇不有。平中丞人最精細。逐箇問他們幾句。這一天便把他累慌了。心裏想明日還有一日。索性拚着精神。細細的甄別。其中或有奇材異能。亦未可知。到了第二日。又來了五六十箇。客廳上都坐滿了。平中丞照昨日一樣。逐一問了幾句話。不覺哈哈大笑。說你們諸位。各有專門。或是當過教習。或是當過繙譯。或是游歷過的。或是保送過的。或是辦過學務的。或是辦過礦務的。或是充過幕友的。或是做過親民之官的。人材濟濟。美不勝收。諸公具此聰明。具此才力。現在都想趁這箇出洋機會。圖箇進身之階。這也是諸君的苦心孤詣。兄弟何敢辜負。但是兄弟有箇愚論。書上說的好。立德立功立言。這三項都可以并垂不朽。倒不是以富貴窮達論的。諸君的平日行事。一箇箇都被文明小史上。搜羅了進去。做了六十回的資料。比泰西的照相。還要照得清楚些。比油畫還要畫得透露些。諸君得此。也可以少慰抑塞磊落了。將來讀文明小史的。或者有取法諸公之處。薪火不絕。衣鉢相傳。怕不供諸君的長生祿位麼。至於兄弟。才識淺陋。學問平常。此番蒙上頭的恩典。派出洋去考察政治。順便閱歷閱歷。學習學習。預備將來回國。有所條陳。興利的地方興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補朝廷之失。下救社會之偏。兄弟擔着

這箇責任時時捏着一把汗。諸君流芳遺臭。各有千秋。何必在這裏頭混呢。況且兄弟這裏已經人浮於事了。實在無法位置諸君。諸君須諒兄弟的苦衷。回去平心靜氣。把兄弟的話想一想。自然恍然大悟了。平中丞說完這番話。那些人絕了妄想。一箇箇垂頭喪氣而歸。做書人左銘右槩。舌弊唇焦。已經把文明小史做到六十回了。也可藉此暫停筆墨。正是。

九州禹鼎無遺相。

三疊陽關有尾聲。

朝廷曰立憲立憲。士大夫曰立憲立憲。立憲立憲之下。却沒有文章了。此數語如養由基之射言言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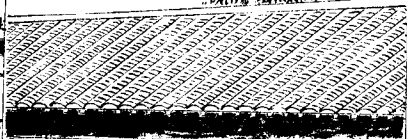
平中丞酷嗜骨董。自高出於食肉者鄙。一流長安縣獻古畫古碑一段。正是託諷於微。讀者可以靜思而得。

是回爲六十回結束。殿以平中丞一席話。酣嬉淋漓而結束處。却又無絲毫斧鑿痕。自是運斤成風之技。

書中各事皆備。獨缺金石書畫一門。故此一回少加點綴。以備一格。夫然後文明小史乃無遺漏矣。

平中丞自是可人持論忽莊忽諧如嘲如諷而又恰合分際文明小史得此人爲之殿足張一軍

翦羽
翼故
友遠
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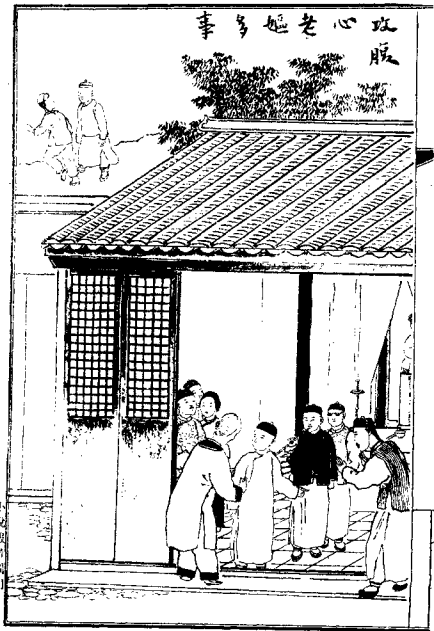


頂福園
茶

此茶乃由名師
精選好料
製成其味
清香可口
誠為消暑
解渴之良
品也



攻心老嫗多事



活地獄卷之六

南亭亭長著

願雨樓加評

第三十回

翦羽翼故友遠嫌

攻腹心老嫗生事

話說王伯丹口許閔中與有三條主意。喜得閔中與眉花眼笑。急於要問。伯丹慢慢的說道。第一件。是把伍陸戚三箇人。許他幾箇錢。不圖他們別的。只要他們不來問這件事。本來閔家的事。與他們是不相干的。他們見了錢。自然是避開去。要是三箇都上了套。是再好不過的。萬一有箇把倔強的。一定要憑公調處。他已是獨木不能成林。你還可以。在外散布謠言。簡直說他同孫氏有奸。他聽見這箇信。自然避之不及。還敢來多管閒事麼。這叫做先翦去他的羽翼。等到羽翼翦去。這事也就好辦了。這是第一條最要緊的。第二。你把孫氏的前夫的娘。找了來。聽說還活着也。大大的給他幾箇錢。叫他到那邊去認孫子。說是媳婦賣了孫子。是不曾賣的。要領去歸宗。如有人不依的時候。教這老婆子打滾撒潑。拚命尋死。只教他一口咬定。說是你哥哥當年不會生育。纔打他家裏把一箇不到週歲的孩子抱過來哄人。現在因爲自己膝下無人。這纔來領這

孫子回去。更教他一口咬定。是十二歲。這十一歲是假的。你却一旁去勸解。代做好人。這叫做攻其腹心。就是孫氏一人強辯。當不住這箇老婆子一口咬定。誰人還信孫氏的話。至於小孩子。更是不知自己的來歷了。這是第二條最要辦的事。第三就得你去。找箇人重重的許他。一筆錢叫他乘人不備。躲到孫氏房裏。藏在牀底下。等到布置好了。你却多帶些人。去對孫氏說。外邊有人說你養着奸夫。我是不相信。但是人言可畏。必定也要明明心。就是你不怕什麼。難道我們老大死了。還當王八麼。如今不如到房裏去搜搜。更是妥當。孫氏於心無愧。自然一說就答應。你便帶了人進去。假意先在各處一搜。然後翻到牀底下。把人拖了出來。先就囑咐了那箇人。叫他咬定是奸夫。你便裝着生氣。把奸夫捆着。立刻去請些公親來。就借着敗壞門風的話。當時把孫氏驅逐。要是孫氏不服。就同他到堂見官。奸夫是和奸。沒甚罪名。叫他不要改口。萬一有點不妥當。不過化上幾箇錢。官司就贏了。孫氏自然是斷回娘家。孫氏一走。那啟後小孩子。還會活着麼。這是第三件主意。此外雖還有些法子。諒來也可用不着了。你先去照我說的話。挨一挨二的去辦。中瓊聽了這一席話。喜得心花大開。連忙作揖道。老先生真是賽諸葛。我可要五體投地了。兩箇人又斟酌了一回。中瓊方纔起身告辭回去。却說

這位陸士鳳。是叔純的好友。平日詩酒往還。極是契合。叔純看得士鳳爲人做事。都還光明磊落。臨死的時候。把他同伍戚兩位。請到牀前。重重的拜託了他們三箇人。叫他時常看顧點啟後。陸士鳳是言規矩的。既然答應。早已如同受了先帝爺白帝城託孤的顧命一般。伍戚兩位。雖同時一齊答應。却也不大很在心上。從來說的人。在人情在。叔純已死。他們不來。想啟後的法子。就算是好人了。士鳳看了中瓊的情形。心中大爲憤憤。又因爲是外姓客。竟疎不問親。不能十分認真。回到家去。悶悶不樂。過了兩天。忽然有箇人來請他去喫茶。士鳳問他名姓。來人亦不明說。只道到了自然知道。有人等你。有要事相商。士鳳只得跟了去。到了茶店。見面之後。却不認識。一看旁邊桌上。伍戚兩位。已都在那裏。心裏不大明白。就連忙請教請他喫茶的人尊姓大名。那人道。在下姓馬。字亦渤。說罷歸座。堂倌泡上茶來。喫了一兩開。馬亦渤打袖子裏取出三箇封子來。放在桌上。就取了兩封。走到伍戚二位面前。打了一躬道。些須不成意思。先請笑納。隨後加十倍奉繳。伍戚兩人笑逐顏開的接了過去。嘴裏還說請你先轉致道謝。馬亦渤又說了一聲豈敢。方纔回到自己桌上。對陸士鳳道。兄弟是閔中瓊的妻舅。因爲閔家的事。中瓊要同他分箇水落石出。素來曉得諸位是常在他家的。所以特特的約

會了諸位來。叫小弟當面拜託。也不想諸位怎樣出力。只要以後那邊的事。諸位不必預聞。舍親是萬分感激。這點些須薄禮。一樣三分。先請士翁笑納。只不過不成意思。隨後等到事情大定。還要加十倍奉上呢。陸士鳳聽了大驚。做聲不得。伍戚兩人早走了過來道。士鳳哥。這沒有什麼。我們只好謹遵台命就是了。陸士鳳看見伍戚兩位已是被錢迷住。自己却是一團怒氣。厲聲道。論起來老老在日。同我們是莫逆之交。現在他孤兒寡婦。家難大作。我們稍有人心。當惟力是視。極意照應。方是正理。二爺不要我們問信。這句話是怎講。至於說他這箇兒子。一定不是老老生的人家。問我。我是自然直說。不要問信。是不是不許我直說麼。馬亦勃道。這是預先的一點點敬意。等到事成之後。自然還有大把奉送士翁。你儘管放心。陸士鳳道。這是什麼話。難道我們爲這點銀子。就把箇死朋友賣了麼。銀子無論整千整萬。是有完的時候。人生頂多不過百歲。到了百歲之後。也得要死。今天糊裏糊塗。做了這樣虧心事。將來死過去。拿什麼臉去見老老呢。這箇斷斷不敢從命。請亦翁回去轉告二先生說罷。他家過繼的事。他本有兒子的。二先生一定要把兒子推過去過繼。反說人家兒子是假的。只要理上說得過去。二先生儘管做。又與我什麼相干。至於要我隨同二先生喪良心。說啟後不是他生的。

難道我活了這樣大年紀。還是這般見錢眼開。味盡天良麼。不要說是送我若干銀子。就是把家當一齊給我。我也享用不了。至於伍先生戚先生。我們從前是在大先生牀前說的什麼來。如今就都被錢賺了心。我不知道你們死去。見了老大。拿什麼臉去對付他呢。陸士鳳年紀本大。越說越氣。竟渾身亂抖起來。馬亦渤看見他發了大氣。倒不得主意。先前只當是他嫌少。後來見他斬釘截鐵。亦不敢再說。却呆瞪瞪的望着伍戚兩箇人。伍戚兩箇人也一句話沒有。只見陸士鳳氣憤憤地站起來。顛着聲道。我還有我的事。改日再會罷。說完。竟揚長去了。馬亦渤氣了一箇發昏。伍戚兩箇也很覺得沒趣。却是已經得了兩封銀錢。也不捨得拿出來。只得幫着埋怨。伍戚兩箇不知輕重。馬亦渤呆了一回道。他是做定了忠臣。你們二位呢。伍戚兩箇同聲答道。這點小事。莫說二先生還盡箇情分。就是空口說白話。交代我們。我們還有別的議論麼。我們借此交結二先生。難道二先生還會虧負了我們。至於二先生的厚賜。本不敢領。不過現在老陸這樣一攪。我們也就璧回。反顯出我們也是不受擡舉了。只可權時收下。隨後再慢慢圖報罷。馬亦渤道。好好。這也是一句話。伍戚二人又道。亦翁回去。替我們多多致意。異日登門再謝。馬亦渤把這封未收的銀子。摺起來塞在懷裏。起身作別各散。却說陸士鳳

回家仔細一想。這件事終究不妥當。便歇了一回。一直踱到閔家來。喊了啟後。去請了孫氏出來。一五一十的說了一遍。並囑咐他諸事留心。不可大意。還有叔純的一箇老夥計。從前在外面很喫過辛苦。姓鄒名必大。是箇萬金可靠。一錢不苟的人。陸士鳳又告訴了他這回事。也叫他諸事留心。大家領會。士鳳自回家去。第二天杳無動靜。第三天陸士鳳在街上閒遊。遇着了一位同學的季恩灑。閒談了一回。季恩灑就拉了陸士鳳到他家去坐坐。說起前天那一番話。季恩灑道。現在這件事。很不妥當。我昨晚在閔老二那裏閒坐。閔老二對我說。孫奶奶不正經。還有一句可笑的話。你可別氣。說是同你有奸。我當時就駁回他。說你這樣大年紀。那裏會有這事。這句話。是那裏來的。他也說不出來。陸士鳳不等到說完。氣得眼珠子裏火星亂爆。罵道。這箇人真是豬狗。如何這樣含血噴人。季恩灑道。假的真不來。也沒人相信。由他去嚼舌根子去。老二的爲人。那箇不知道。只不過以後你要少到啟後家去爲是。並不是怕他。省得傳了出去。孫奶奶那邊。到難爲情。當時陸士鳳氣極了。一定要即刻去找閔中璵拚命。幸得季恩灑婉轉勸導。方纔罷休。從此士鳳却當真不大過去。只不過每天派箇人去問問罷了。等到叔純五七這一天。雇了一班和尚在堂前念經。啟後在靈前磕頭。仲篋也在那裏磕頭。

忽然打外邊走進一箇七十多歲的老婆子。扶了拐杖。一步一跌。直奔到靈前來。一把便把啟後拉住。喊道。孫子。你做什麼事。家去罷。啟後出其不意。嚇得哭了起來。伺候靈臺的。早已去告知鄒必大。鄒必大趕緊過來。孫氏亦已走了出來。孫氏一看。不是別人。乃是他前夫的娘。是自己的婆婆。孫氏便連忙去拉開。讓他坐下。那箇老婆子。還是喘吁吁的。一口一聲叫孫子回去。鄒必大也有點認得。忙上來問道。做什麼事。老婆子道。他是我孫兒。我家裏現在沒死人。爲什麼叫他在這裏帶孝。鄒必大道。這位小官官。是孫奶奶到這邊生的。怎說是你的孫子。你既然把媳婦價賣。便與你恩斷義絕了。怎樣又是你的孫子。老婆子道。你不曉得。從前我們家裏窮極了。又因爲媳婦年輕。怕不能守。纔把他說合到這邊來。他來的那一天。他說是這邊娶他爲生兒子。但是你們主人。年紀大了。不能生育。如今要把這件事。想箇法子。到後來也是他自己出的主意。把他生下來的這箇孩子。那時候不過三箇月大。說是等他到了這邊。就裝起假肚子來。等到十月滿足。却暗暗的把我箇小孫子抱過來。算是他生下的。我看他可憐。也就答應他照辦。幸而大奶奶不會生育過。所以不曉得生孩子的事。不是那時候。還說是小孩十分壯大麼。這不過是騙騙死鬼的辦法。我本不敢多說。如今我已老了。眼前又沒一

箇人。想起兒子雖是死了。還有孫子。所以今天特地過來領我孫子回去。可憐我那孩子。不知替那箇披麻帶孝呢。一面說。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呵箇不了。又忽地跳起來。去扯敗後道。孩子家去罷。嚕家裏也有粥喝。不煩着在這裏替人家帶孝。乖孩子。乖孩子。你連你祖奶奶也不認得了。孫氏這一驚。非同小可。也明曉得是中瓊的主意。只沒有法子。倒是鄒必大道。你真是瞎說。從前大先生在日。我是寸步不離。生這箇孩子。做滿月。我還抱出來看過。那裏有什麼一年多大的孩子。滿了月。因為奶不夠喫。還是我去找了一箇徐嫂子來貼奶。這是瞞得過我麼。你是窮花了眼。油朦了心。不就是那箇給你錢。央你出來瞎鬧的。老婆子不料被他一句話說着了心病。臉紅過耳。登時威勢就挫了三寸。大家以為這婆子的嘴。可被鄒先生堵住。沒有別的說了。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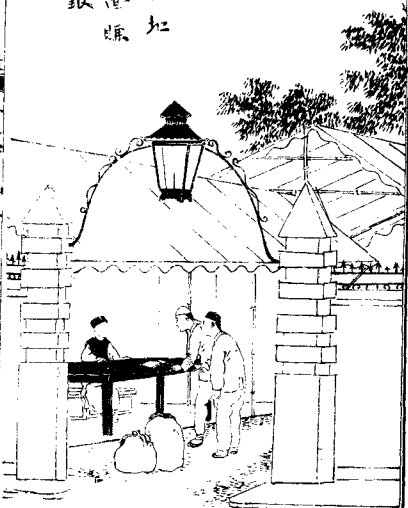
九五加
辰魚賺
花銀

市

聲

第七回

續



對 分 同 廠
半 合 作 總

中 歐 大 藥 房

專 治
咳 藥 水



第七回

九五扣底面賺花銀

對半分合同作廢紙

姬文

却說周仲和敲伯廉十檀花酒的竹槓。伯廉只得答應了。同到吳玉初家喫過了酒。自回廠裏。王子善余重器已經睡覺。陸桐山薩大癡却沒回來。伯廉把銀票藏好。躺下吸煙。原來伯廉吸慣自己的槍。那堂子裏的槍是過不來癮的。所以回廠後定要再吸纔好。正在吸得濃快的時候。外面馬車聲響。知道薩陸二人回來。果然推進門時。確確是他兩位。桐山道。伯翁回來得早。伯廉道。也沒多時。桐山脫去馬褂。拿了水煙袋。坐在伯廉牀上閒談。大癡急急的要出恭。唧支雪茄煙。點上洋燭。提了馬桶。自去中間屋子裏大解。桐山忽然嚷道。大癡。你們今天做的那注買賣。扣頭多少。大癡道。你問錢伯翁就知道。難道你還沒知道麼。伯廉道。今兒那注買賣。又當別論。那范慕蠶是華發鐵廠裏的小老板。合我們東家交好的。這人喜搬是非。要多扣了他的銀子。被他去告上一狀。落了箇壞名頭。大家不好看。依我說。那些關節。是要留心的。我們喫千日飯。不喫一日飯。纔好。大癡道。到底伯翁閱歷深了。叫我是管不得許多。我們得幾箇扣頭。也是場面上

市

聲

第七回

說得出的。上海灘上。大行大市。不自我們興的例子。只不過分。便是很規矩的朋友了。況且這注進項。通行裏上上下下。都要分的。只不過大小份分罷了。伯廉道。那箇自然。下次我們看時行事。多扣幾文。也就補得過來。我們是行交行。各人肚裏是有數的。薩陸二人這纔沒有話說。大家睡覺。伯廉自己躊躇道。我要辦清公事。同事又不答應。今天的買賣。已經破了例。不問多少扣頭。都是這麼一扣。管他娘。莫如拾現的。明天要有買賣到門。我直頭合他對談。省得他們插嘴。像今天大癡那句話。倒像立了什麼汗馬功勞。想扣人家箇大九五。那也心大很了。桐山是跟着他學乖。其實不中用的。那子善重器。更沒本事。只好賺幾文薪水罷了。分紅輪到他。也是有限的。只要除去大癡。我就不礙手了。但是這樣的短局。那有工夫去除掉他呢。況且這人乖覺的了不得。還要隄防他纔是哩。自此伯廉有箇薩大癡放在心裏盤算。碰着買賣到門。務要拉着大癡在一起商議。其實自己作主。不用他的主意。大癡甚是覺得。預備分紅時合他算帳。不上一月。足足收了三十萬擔繭子。計算扣頭。也有四萬多銀子。都在伯廉手裏。大癡是眼睜睜的盼着他分。自己做出十分規矩樣子。晚上都不出門。也沒向帳上宕過一筆錢。王子善余重器的宕帳。倒有二三百塊了。陸桐山也沒宕甚麼帳。借過十塊錢。三天便

還了。伯廉甚是躊躇道。這扣頭實在可觀。都是我一人本事弄來的。分給他們呢。這雪白的銀子。實在可惜。要不分給他們。於理上又說不過去。況且李東翁是箇大財東。將來還要靠他做點事業。闞不住他們去三言兩語。斷送了我的前程。還是分了爲是。又一轉念道。不錯不錯。我這四萬三千多兩銀子。原有二萬五千。是我在昇平樓合人家私做的。照例扣不到這許多。這筆銀子核算下來。足足一萬出頭。連大癡都不知道。很可以上腰。餘下的只大癡桐山知道細底。恐怕要三七均分纔是。其餘的人。隨便點綴些便了。想定主意。便把那二萬五千兩的一注核算清楚。只應該提出一萬二千兩。作爲公中的分紅。自己可存下一萬三千多兩銀子。不覺喜形於色。再一核算。公中是三萬銀子。先除七位不知道底細的同事。每人分給他七百。再除去行裏雜差等等。通共八箇人。每人給他五十兩。一總除去五千三百銀子。還有二萬四千七百兩。三七分時。自己還得着一萬七千多金。只怕做不到。當晚便約了薩陸二人在九華樓喫飯。談起分帳的事來。伯廉把手抄的一篇帳。給他二人看了。桐山道。我們十箇人。難道均分麼。伯翁是管了這本總帳。自然辛苦些。應該多分些。伯廉道。那如何使得。大癡道。桐翁的話不錯。我們打穿板壁說亮話。這行裏除了我們三箇人。還有那箇辦得來事。子善

重器這些朋友。隨便分給他幾十兩銀子便了。伯廉聽他的話。來得入港。湊攏來說道。果然這話甚是。我有箇底子在這裏。二位看得合意。就照這麼分罷。說完。就從懷裏掏了一張細帳出來。大癡合桐山同看過。批駁道。每人分給他七百兩。已是太多了。伯廉道。不然。他們不知道細底。要知有若干餘利。怕不發話麼。然而他們總有點兒約摸。太少了不行的。大癡嘿然。再看到三七的那句話。大癡把這篇帳望懷裏一插道。我們有帳好算。也不在乎急急的分銀子。儘管存在伯翁那裏便了。桐山不懂他的用意。倒說這帳底子。要大家公斷的。我還沒見。你如何藏了起來。大癡合他使眼色。桐山不解。還在那裏要帳底子看。伯廉笑道。大癡兄。你也是箇明白的人。如今銀子是在兄弟這裏。爲數却也不少。大約我也不敢獨享。朋友交情是長的。銀子是用得完的。我一人的意見。如何能叫二位心服。莫如你合桐山兄。也出箇主意。大家評論評論。只要公道。就好照辦。大癡道。伯翁先生。你既然說到這話。我也不瞞你說。大家在外辛苦。所爲是幾兩銀子。除却他們七位提開算。我們是三一三十一。沒得多餘話說。伯廉聽他這般沒理的話。只氣得面皮鐵青。冷笑一聲道。再談罷。大癡也就不則聲。桐山發了一陣歎。猜不透兩下葫蘆裏買的甚藥。也只好不則聲。喫過飯。伯廉還要躺下過癮。大癡桐山道謝。

去了。伯廉吸了兩口煙。王寶仙的娘姨趕來道。錢老爺。爲僮勿叫倪先生。伯廉道。我正要來喫酒哩。答應了周老爺十樓酒。今夜是第一樓。娘姨大喜。趕着寶仙回去預備。原來寶仙是應別的條子來的。可巧合伯廉隔壁座兒。知道伯廉在這裏請客。娘姨特來探訪的。伯廉言已出口。只得又到王寶仙家。請了仲和張四先生一班朋友。直鬧到三下多鐘。纔回廠中。桐山大癡都已睡着了。伯廉暗道不好。我這分紅的底帳。被他呈給東家看了。豈不大起風波嗎。莫如合他們商量。我得箇六成。他們二人得箇四成罷。只不便當面合他說。弄僵了不成事體。想了多時。實在沒法。也就睡着了。次日起來。已是十二下鐘。大癡桐山已出門去了。留下一函。伯廉拆開看時。知道八下鐘請他寶豐樓喫晚飯。伯廉忖道。這分紅還有幾分可成。他們也在那裏着急了。晚間赴約。薩陸二人已到。還有一位生客。請教起來。原是姓伍名通表字子瑜。慎記五金號的帳房。伯廉合他殷勤一回。終席。薩陸二人。并沒提到分紅的話。伯廉心裏很佩服他們。只得拉了伍子瑜。把前後情節。合他細談。子瑜道。你們三位的事。兄弟都知道。大癡的意思。只要公平。沒有不答應的。伯廉道。兄弟也爲交情上面。不肯欺他。所以這麼分法。難道兄弟忝做了總帳房。這七成還不該應得麼。子瑜道。該應呢。沒什麼不該應。但是他們的三成。

一劈做兩。每人只得了一成半。似乎太少些。伯廉紅了臉道。那麼請子翁公斷一句罷。子瑜道。據兄弟的愚見。伯翁得箇四成。他們每人得箇三成。方爲公平。伯廉道。這些扣頭都是我千方百計。賺繭商的銀子。其實不干他兩位事。如今交情要緊。我得六成。分給他們四成罷。託你對他二位說明。明日去兌銀子。子瑜躊躇一會道。兄弟替伯翁竭力說法便了。當下子瑜約了三人。同到北協誠煙鋪上。談這樁事。伯廉是獨自騎了一張鋪。薩陸伍三人簇在一張鋪上。密談好一會。只聽得子瑜的笑聲半日。子瑜纔過來。合伯廉講道。我好不容易合他們磋磨。如今是應允了。他們二人得五成。伯翁也得五成。伯廉尙未答言。子瑜自言自語道。這樣還不答應。這樁事也就管不來的了。伯廉要說。又頓住了口。子瑜道。我們再會罷。兄弟還有人約着去聽戲哩。回頭叫堂倌。兩鋪上的帳。歸我算。上了摺子便了。伯廉一把拉住道。子翁。你也太性急了。我照辦如何。子瑜大喜道。既然伯翁肯照辦。就請寫下憑據罷。伯廉沒得推詞。就借了筆硯。把分紅的帳。改好了。交給子瑜。子瑜道。這單子我存在身邊。明天十二下鐘。在大觀樓喫茶再談罷。大癡桐山伯廉別了子瑜。也就回去。次日午膳時分。伯廉纔起身。喫過早點。又是過癮。直至一下多鐘。纔去赴約。薩陸伍三人。已經等候多時了。照單分派。沒得爭論。只子瑜要

提二百金的謝儀。薩陸已經答應。伯廉擡在場面上。也不能推辭。當去兌了銀子。各人得了利益。再沒多餘話講了。伯廉自來沒喫過這般虧苦。此次是遇着很口。所說是棋逢敵手。偏偏叫他擱不下棧。只好答應。雖然如此。到底還落了二萬五千多銀子。加上箇七千。也有三萬多家私了。便合仲和計議。要把王寶仙娶回。賃幾幢房子住家。仲和極力贊成。寶仙却不愿意。原來他嫌伯廉煙癮太大。相貌又陋。不好回絕。故意敲竹槓。要他六千銀子。纔肯嫁他。伯廉只是貪愛寶仙。居然一口答應到四千光景。寶仙只不愿意。伯廉賭氣。在虹口賃了三幢房子。將家眷接了出來。伯廉的妻子。姿色是很下得去的。只是臉兒呆板些。不中伯廉的意。生的兒子。已是十一歲了。雖沒很讀過書。那合人交往。倒也精明。就只看得銀錢上很重的。這是像他老子的脾氣。伯廉見他們來了。倒還高興。就把兒子託人薦到電報局去學打電的法子。伯廉雖說有家眷在上海。其實他夫人也可憐。掛了箇虛名。伯廉何曾在家住過一夜。王寶仙處。是已經斷絕的了。如今却另做了一箇尖先生。叫做陸姍姍。花了一注大財。替他贖了身。做了箇外室。天晚上住在那裏。包了一部馬車。有時也到他妻子的寓處走走。只不過略談幾句。便起身出去。只推說買賣的事情忙碌。兩萬銀子已經存在張四先生的茶棧裏。自己在

裏面管帳。還有一萬多銀子。沒處安放。想合人拼箇股份。做點兒取巧買賣。可巧西洋來了一位醫家。原是中國人。姓胡名國華。表字文生。在堂子裏遇着了伯廉。也自合當發財。二人一見如故。彼此請喫過兩盞花酒。伯廉合他商議做買賣的事。文生道。要做買賣。總要投時所好。我有一種藥水。人人須用的。只消花這麼千把塊的本錢。包賺到幾萬銀子。但就缺少這本錢。你能出資本。我就同你合夥。將來利益均霑。你信得過麼。伯廉道。我沒什麼信不過。但是你這藥水。什麼名目。怎樣做法。文生道。我這藥叫做止咳藥水。是從化學裏面化出來的。我從外國製好了。帶回中國。所以本錢合來甚輕。要從外國去採辦時。至少一塊洋錢一分。外行還買不到。你只交給我一千塊錢。製配藥料。裝璜瓶匣。以及登報告白。等等。你都不要管。我們訂定合同。二五一十的分餘利便了。伯廉深信他的話。當下就請了周仲和張四先生喫飯。趁此合文生訂立合同。文生便去製造裝瓶。一面登報告白。自然說得天花亂墜。贊美這止咳藥水的好處。直是一無二。便寄在中歐大藥房裏出售。再說這時有一位候選道。在上海管理繙譯事務。姓姜名大中。正犯了咳嗽的病。一天看報。見了止咳藥水的告白。道是配合精工。專門化痰理氣。無論怎麼咳嗽。只消喫一打。定能絕根。譬如一口痰吐在地下。把這藥水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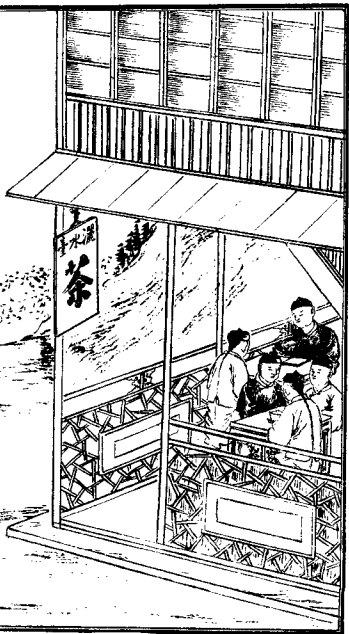
上一滴。當時化去無存。大中見了這箇告白。那有不賣來試服的理。就叫家人去買一打來。天天照服。還沒服完。那咳嗽比前更利害了。原來大中犯的咳病。天天服藥的。自從得了這藥水。乃不服藥。又不見效。自然咳的更利害了。按下慢表。且說伯廉既合文生合做這藥水的買賣。時刻留心。去察訪他的銷場好壞。中歐藥房裏的人。都說銷場很好。已經賣去了一萬多打。伯廉計算一元二角一瓶。一萬打。就是十多萬洋錢了。找着文生。就要分紅。文生道。這藥水的本錢。是我在外洋化錢製成的。你只有一千股本。我的本錢多了十倍。還不止哩。再者。配合藥料。籌畫銷場。都是我一人出力。你也不好無功食祿。現今賺的銀子。不瞞你說的。確有箇十萬多塊。我得九成。你得一成。咱們天地良心。你已經一本十利。也沒什麼不上算。伯廉聽他這話。已經氣得手足冰冷。半晌纔轉過氣來道。文生。你也像箇人在世上做事麼。這是你親筆寫的合同。那能反悔的。文生道。那裏有甚麼合同。我好意送你一萬多銀子。你却不要。咱們撒手便了。伯廉道。撒手倒不能。咱們再會罷。說完氣憤憤的就走。文生也不送他。伯廉這一氣非同小可。登時肝氣大發。痛得動彈不得。叫車夫找箇煙館歇下。車夫扶他進了煙館。伯廉躺下。那裏還能燒煙。懷裏掏出一箇套料小瓶。交給堂倌道。你合我燒一口煙罷。把這沈香

末捲在裏面。堂倌接着香末瓶。自去捲煙。伯廉痛得轉身不來。好容易堂倌合他對着火。抽了一口。畧畧平服。接連抽完一匣煙。這纔痛定。躺了半天。恨道。這回碰着了強盜一般的人。那裏有什麼話合他講。還說西洋回來都是文明的。原來還不及我們做買賣的人。難道就這麼便宜他不成。整整的丟掉四萬塊錢嗎。我性命也要合他拼一拼。憑據在我這裏。我找大律師去告他一狀便了。想定主意。隨即上車去找周仲和商量。到申張洋行問仲和在屋裏沒有。那人不理他。再問別人。一般像箇啞吧。伯廉歎口氣道。這正是時衰鬼弄人了。轉了一箇灣兒。玻璃窗內。有一位老者坐在裏面。翻帳本。伯廉大膽上去問道。周仲和兄在這裏麼。那老者把他打量一回。道。尊駕貴姓。伯廉告知了他。他道。仲和是昨日出行的。外國人嫌他做買賣不勤快。來行時每每誤了鐘點。因此分手出去了。伯廉大喫一驚。只得又問他道。他家住在那裏。那老者答言不知。原來伯廉合仲和交好多年。是在花酒檯面上結識的。還不知他住處在那裏哩。不知伯廉如何去找仲和。且聽下回分解。

市聲第七回終

開學堂謀佐者信基

學究新誌 第七回 續像



蕉教員會誌
師生誼



第七回

開學堂謀佔寺僧基

薦教員密話師生誼

吳蒙

却說館子裏掌櫃的拉住了顧玉泉。不放他出去。定要他還帳。玉泉氣極了。重光嚇壞了。可巧朱明府家裏收租先生陸少川走過。見館子門口有人吵鬧。仔細一瞧。原來是玉泉。本來認識他的。便問什麼緣故。玉泉便把這掌櫃的怎樣可惡。不許他寫帳的話告知。少川道。欠了多少錢。玉泉道。其實不過一吊二百錢。偏偏今天沒帶洋錢出來。他就這般勢利。少川道。這是小事。我來代還。玉泉道。不必。他這樣可惡。我偏要欠他的哩。少川道。饒他這遭罷。肚兜袋裏摸出一塊二角洋錢道。你這掌櫃的也太瞞人不起。這位顧老爺。難道會漂你的帳不成。他要動了火。定叫你這店開不成。今天幸而遇着我。合你解釋了。你再得罪他。他們學裏的朋友。告你毆辱斯文。你還要喫官司哩。那掌櫃的聽了少川的話。這纔着急。連忙向玉泉作揖告罪。洋錢也不敢接。玉泉道。論理不能饒你。看陸老爺面上。恕你箇初犯。洋錢拿去。下次我偏要來喫飯。你再冒犯了我。那時休怪。掌櫃的諾諾連聲。拿着洋錢進去了。玉泉合少川道謝。又道我正要過來奉候。

只爲公館裏不便。不敢冒昧。少川道。不要緊。但是兄弟事忙。在家的日子少。玉泉道。少翁今天沒事。我們到同春去談談罷。還有事要請教哩。陸少川素知玉泉的爲人。那裏敢招惹。只得託詞道。我還要下鄉踏看荒田哩。實在沒得工夫。我們再會罷。拱了拱手。恩恩去了。玉泉只得仍舊拉了畢重光。回到同春煙鋪。堂倌是犯惡他極了。却沒法趕他。還要恭維他。纔得安靜。不然有點兒把柄。被他拿住。只消遇着別的官司。呈子上帶上一筆。就叫他這煙鋪開不成。這樣的事。他是辦過幾次的。宜春煙鋪。就是前車之鑒。閒話休提。玉泉合重光揀箇鋪子躺下。玉泉道。今天飯館裏的夥計。太可惡了。依着我的性子。是要好好的懲治他一番。重光道。這叫做大人不計小人之過。我們明天再去喫。他再敢這樣。我就要給他些苦頭嘗嘗。煙鋪堂倌聽得這話。知道他們今天去打抽豐。喫了點小虧了。暗暗的好笑。玉泉抽過煙。就合重光說道。大槐小松佩瑜。都在四景園。等我們。我們是天天聚會商議這學堂的事。你也同去走走。重光道。那自然該去的。這是我們的義務。玉泉道。可恨改卿新甫。喫着飯。看見要惠帳。就溜掉了。真不懂朋友交情。我開學堂的話。以後不許同他談起。重光唯唯答應。同上城隍山。已是三下多鐘光景。趙陸諸人在那裏候久了。玉泉是天天見面的。不消寒暄。重光回來後。還是第一

次相會。不免彼此問候。小松道。還有改卿新甫。沒同來麼。重光道。同回來的。佩瑜道。爲什麼不來。玉泉道。你還提他們哩。到上海去了一輪。學成一種滑頭樣子。把從前教育的熱心都化爲烏有了。大槐道。我不信。改卿不是這樣的人。新甫呢。少覺滑些。只教育界上。他是很能盡心的。玉泉道。我們再三合他商量學堂的事。他們毫不在意。依我說。不要再惹他們的厭了。各人辦各人的事罷。大槐道。使不得。我們是要連名上公呈的。巴不得人多些。不知己的朋友。還要借重他的大名。況且改卿新甫。本來是我們同志。豈有漏脫他倆的道理。玉泉聰明人。一聽這話不錯。便改口道。我錯了。你這話甚是。自然是合衆爲妙。玉泉便請各人各舉寺院。以便採擇。有人說海潮寺的。有人說靈隱寺的。玉泉道。你們舉的。都是大寺院。很是不妥。小松道。這是什麼話呢。玉泉道。你不曉得。大寺院的和尚。手面闊。不說三大憲處。他們恭維得好。連京城的王爺貝子。作興都合他有點兒交情。動也動不得。我倒想着了一箇寺院。你們試猜着頑。大家想了半天。都猜不着。逼着他說。玉泉笑道。你們記得杭州城裏。有箇趙達官麼。他老子是泥水匠出身。挖着一注藏銀。登時暴富。娶妻孫氏。生下這箇達官。從小多病多災。醫藥之費。化過不少。始終到觀音大士前。求了仙水。纔醫治好的。他老子過世。他娘因這兒子多病。送

他到和尚那裏收養。達官落了髮。居然做起和尚來。他娘也死了。那家私三十萬銀子。都歸達官之手。達官把來蓋了箇大寺院。名爲南海金光寺。出錢塘門。就見這寺。他那大殿的高。幾乎趕得上雷峯塔。大家拍手道。果然有這箇寺。只重光沒見過。却也聞名。原來他出門時。還沒造成哩。玉泉又道。這寺新造。十分光彩。他再捨不得給我們開學堂。我們只消捐他十萬銀子。便放他過去便了。重光聽得有十萬銀子。不覺跳舞起來。道。這真是學生的幸福。我們的幸福。我要念祝詞了。隨口念道。大清國萬歲。願玉泉萬歲。玉泉把頸兒一縮。舌兒一伸道。重光。你要送掉我這腦袋麼。這是省城裏。頑不得的。重光道。怕什麼。現在上海的祝詞。通是這箇套頭。玉泉道。誠然。杭州的祝詞。有點兒別緻。這箇不通行。大家都笑起來。看看天色將晚。只得各散。約定次日再議。且說改鄉新甫那天。喫了願玉泉酒飯。正在得意。偏偏堂倌要他惠帳。吵鬧起來。新甫知事不安。不要弄到自己身上來。暗中扯着改鄉的衣服。招呼他辭別先行。二人一路私議。改鄉道。玉泉今兒只怕要坍臺哩。新甫道。玉泉也太得意了。自己靠着是箇舉人。到處橫沖直撞。他說開學堂的話。倒有九分靠不住。只怕借此爲名。張羅幾文是真的。只畢重光的馱子。去附和他。你看將來是羊肉不曾喫。惹得一身騷。改鄉道。我們倒該在上海找點

事兒的。被玉泉約了回來。沒得事幹。怎麼過日子呢。新甫道。你休要着急。我包你有事幹。改卿問計。新甫道。街上不便談天。到舍下去細談罷。改卿同新甫到他家裏。改卿細看房子。合玉泉處是一般格式。只新甫少一箇臥房。把對臥房的一間。做了書房。二人同到書房。改卿見有一副胡芸生寫的對子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是宣紙綾邊。裱得很講究。再看這書房。收拾得也乾淨。雖然紙窗泥地。却十分幽雅。書架上還堆着幾部書。改卿隨手抽一本看時。原來是綱鑑易知錄。批點過了的。改卿驚道。新甫你連易知錄。都手批過一遍麼。新甫道。那裏能夠通批一遍。只頭上兩本批點過了。後來弄了新學。這些書就掠在一旁。也沒工夫去看他。改卿再看他書架上時。果然有些時務策畧。新學文導等。都是自己沒有見過的。打開來畧爲看看。都看不明白。暗道。同他頓在一塊兒有半年多。從來不曾見他用過這些工夫。怎麼他家裏。有這些書呢。新甫道。你休再翻了。我們的學問。是在肚子裏的。這些書。都是表面的東西。看他則甚。改卿道。你這句話通極。依我說。連這表面。都不要的。只消幾箇新名詞。掉弄得轉。就是學界中的好教員了。新甫點頭稱是。改卿道。你說包我有事幹。究竟什麼事。這樣拿得穩。新甫道。你原來還沒知道。附耳道。如今杭州有一箇大紳士。肯拿出四萬銀子來。

辦一箇學堂。只請不到人經理。老實一句話。杭州的文風雖好。但是除了你我。還有那箇知道新學。料他必來請教的。不問請那箇。我們彼此拉扯。同在一處辦事便了。改卿躊躇道。新甫。你不要拿得這麼穩。現在新學盛行。只怕弄的人多了。況且眼前的顧玉泉。他又是箇舉人。新學又下得去。只怕我們的名望。還不如他。新甫道。你又來了。玉泉雖係新學好手。但他究竟是吸煙的人。學界犯忌的。果真聘請了他。我們只消轉灣通箇信息。包管他這事不成。改卿大喜道。要是請了你做總辦。那堂裏的帳房給我罷。新甫故意嘔他道。你有教育的本事。爲什麼放棄責任。要當帳房。那帳房是司事。學生都看不起的。新甫道。不然。我教育雖然是好。但清苦不過。我不肯放棄權利。自然要放棄責任了。新甫哈哈大笑。改卿又問道。這位大紳士。究竟是那位。新甫道。是在湖南做過藩司的柳仲時先生。現在開了箇兩浙學會。到各府舉辦學堂去了。改卿道。噯。原來是他。新甫喫驚道。你認得他麼。改卿道。從沒見面。那是人人知道他的大名。新甫神色纔定。改卿辭歸。一路思忖道。柳仲時是表兄李悔生的拜門老師。只因悔生沒中舉人。不大看得起他。這番開了這箇大局。我表兄是一定在內辦事。我還去求表兄攜帶罷。新甫自以爲新學有名。人家必要請教他。據我看來。是靠不住的。柳方伯門下的人材。

多着哩。想定主意。次日去拜他表兄。他表兄李悔生舊學極有工夫。年紀已是四十多歲。只屢試不第。灰了心。弄些消遣的筆墨排悶。手裏本有萬把塊錢。閉門謝客。不干預外面的事。要算杭州城裏秀才當中的第一高品。當下見表弟時改卿來訪。他便請他在書房裏坐下。問道。表弟你是幾時回來的。我聽說你幾乎喫了官司。很替你擔心。叫人到尊府問過幾次。後來聽說沒事。我纔放心。改卿道。多謝表兄費心。我也是被人帶累。其實沒甚要緊。悔生道。不是愚兄說。你們那班朋友。鬧得太利害了。總是大清國的百姓。如何講出這些背逆話來。改卿知道他表兄有點迂腐。不好合他爭辯。只得答應稱是。悔生又問他上海的情形。回來的光景。改卿一一告知。趁勢問道。貴老師開了兩浙學會。到處要開學堂。表兄在裏面辦事麼。悔生道。不瞞表弟說。這位敝業師。從前蒙他賞識。道我文章有光彩。必定發達。那知我屢躓名場。弄到如今。依然一箇老諸生。實在辜負了他一片培植的盛意。愚兄所以不去見他。改卿道。弟的愚見。倒不是這般設想。貴老師既然賞識表兄。表兄也應該替他幹點事兒。幫幫他的忙。纔是功名的事。那裏拿得定。表兄屢次委屈。豈是文章做得不好。悔生道。慚愧。文章倒也遇着知己。只堂備。總不中。提起來。就添無限感慨。還是不要再提罷。改卿聽他越說越遠。只在那裏說

他的功名。未免有些着急。搶着說道。兄弟的意思。是要求表兄在貴老師面前吹噓吹噓。學堂裏派件事。借此餬口。梅生道。表弟的事。我自當留意。只是做老師多年不見。冒冒失失去求他。不是徒取其辱麼。改卿道。不妨。表兄是品太高了。貴老師也該知道。如今替別人薦事。也沒有不答應的。況且他那裏正沒人辦這學務。老實一句話。杭州城裏的新學界。弟也樹過一幟。如今又從上海回來。那學界裏面的事。知道的多。定不辱命的。梅生道。表弟學問。是大有長進了。愚兄不合時宜。只好抱定了自己的舊學。終老廬下。這時已有飯時。我們半年不見。多盤桓些時再去。就在舍下喫飯罷。說罷請他少坐。自己進去交代添菜開飯。改卿看他書房裏掛着許多古碑法帖。還有四張條幅。是大清一統輿地全圖。拼攏來掛的。一排十隻紫檀書箱。不知裏面裝的什麼。那書架上是一部馬駟繹史。王船山全集。王陽明集。還有什麼原富天演論。這些書。改卿一部也沒見過。不知是新是舊。正待細看。梅生踱了出來。改卿擦開坐不多時。開飯出來。二人喫完。又談了一會。改卿辭去。臨別再三屬託梅生。替他說項。梅生只得答應。改卿自以爲這事必成。回家很得意。隔了幾日。重光來找他道。玉泉請你聚會。同志都到齊了。改卿只得合他到得四景園。誰知祇到了十幾箇人。連梅生新甫都在裏面。玉泉開言道。

中國四民。都有執業。只和尙不做一件利人的事。坐食厚祿。欺騙那些愚夫愚婦。弄得一手好錢。那寺院是大廈連雲。窮極土木之巧。究竟有何益處。現今聖上英明。上諭屢次頒下來。叫各省府縣設立學堂。不論官家私家。都可以開得。我們大家會議。想把錢塘門外的南海金光寺。改建學堂。我做了箇公呈。在這裏。請教大眾。要以爲可辦的。都請簽名。要有不妥之處。儘管駁回。如不願簽名。我便獨自一人出名便了。這學堂是我們讀書人應盡的義務。料想沒人不願意贊成的。改卿暗道。他今天過足了癮。說幾句話。這般爽快。那聲音也宏亮得多了。當下除却面生的朋友。都願簽名。只悔生不願道。我們開學堂。儘管另籌別地。爲什麼要在寺院裏。那金光寺是和尙自己捐錢造的。別的寺院很多。偏要找這箇寺院。實在是欺他沒勢力。這般舉動。我不佩服。玉泉見悔生動氣。趕忙湊近他勸道。好哥哥。你不要阻了大眾的善舉。這事也不是我一人之見。原是大家慫恿我。勉徇他們之請。犧牲其身的。還望你成全了他們罷。悔生只微微的笑。不答一言。奈玉泉纏繞不休。悔生道。不在乎我一箇人。你們辦去便了。我總不來破壞了你的事。就此告辭了。悔生本意還想拉着改卿同行。被玉泉這一魔纏。急急要走。顧不得拉他了。改卿因悔生已走。也就想辭去。玉泉道。你怎麼也不簽名。難道這件事也

合去年貴學堂裏的衍說一般。有什麼後患麼。改卿被他說中了心病。料想這事是照定章辦的。至多鬧不成罷了。沒什麼後患。就勉強簽了箇名字。急急辭出。找梅生談天去了。其餘的人。自然都合玉泉聯絡一氣。新甫更狡猾不過。儘管簽名。有壞處只推玉泉。有好處也想佔光些。這天的聚會。居然有十三箇人簽名。玉泉甚是得意。約定後日進呈子。大眾散後。玉泉便按照他自己的主意去辦事。先合書差言明使用。一切都要出在趙達官身上。原來玉泉平日在衙門前討生活。沒一箇書差不是知己。當日找着了一位老書辦梅伯輿。合他談起這事。伯輿一面抽煙。一面向玉泉討呈子看過。低頭不語。半晌道。顧先生。你這呈子。怕有什麼不是。自然是千穩萬妥的。只是我們大老爺。生性不喜開學堂。賈二爺傳出話來說過。凡是秀才們來進呈子。求開學堂。一概替我回絕。不要收他的呈子。我還聽得衙門裏的人說。太太是一口長齋。最喜拜佛看經。你要把寺院改做學堂。恰好背了他的意思。只怕不得成功哩。玉泉聽了這幾句話。賽如一盆冷水從頂門澆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學究新談第七回終

住位
和合
規



覓仙
水賢
雁厄



嘿生

第六回 仗佛力和尙犯規 覓仙水賢姬罹厄

却說陳子虛聽了祝幼如的話。大笑道。你又來說孩氣話了。無論你一箇人。燒不了這些寺院。就使聚了一班國民。把寺院都燒了。闌不住做官的人。深信和尙。必至替他報讎。辦你們放火的罪名。況且一座寺院燒掉。再造一座。有何難處。豈不更糜費了有用的貲財。依我講。總要叫那些信和尙的人。自悟其非纔好。幼如道。他們那些愚人。只當和尙是一尊佛看待。如何會自悟其非呢。子虛道。這却不難。多開女學堂。女子明白了道理。男子跟着他明白起來。那裏還有和尙喫飯之處。幼如點頭稱是。兩人一路談天。不知不覺。走到大殿上。見那玉佛。原不過小小一尊石佛。兩人相視而笑。此時僧衆正念過經下殿去了。院中寂靜無聲。兩人到處隨喜。不意走到一箇小廚房。覺得路徑曲折。有些奇異。不免進去張探張探。只見一箇廚子。在那裏刮洗金華火腿。哩。旁邊站着一箇和尙。穿的是哆囉麻短衫褲。兩眼注定火腿。饑涎欲流。瞥見他兩人走來。連忙笑臉相迎道。二位施主請客堂裏坐。一手攔住他們。不叫他們進廚房。兩人會意。只得同

他出來。那知這和尚就是寺中住持了凡。當下了凡合一箇小和尚。使了眼色。那小和尚飛奔而去。一會兒取了一件長衣來了。凡接着披在身上。這纔讓他們兩人進了客堂坐下。開言道。二位施主。莫非要拜懺。還是念普佛。子虛道。都不是。我們只來請教大和尚。我佛如來。不惜以己肉餵飢鷹。如今大和尚。是不惜以豬肉飽饑腹。難道現在的佛法也改良了麼。了凡道。敝寺戒律最嚴。沒人敢喫肉的。子虛道。方纔廚房裏洗的什麼。了凡紅着臉道。施主眼花了。那不是廚房。是浴堂。施主休得多心。幼如道。我不信。再去認認看。了凡并不推辭。同他們走遍了寺中。那裏找出箇小廚房來。浴堂倒有三四處。二人留心看不出破綻。只得罷休。子虛却見僧寮後面有三間極好的客房。牀帳桌椅。擺設得齊齊整整。觸動機關。便對了凡道。這房子可好。賃居半月。了凡不肯。子虛道。我們情願多出房金。了凡料想拘他不過。當下就講定了二十塊房金。十塊膳費。子虛幼如回到客棧。把行李搬來了。凡接着道。如今我們僧俗一家了。有些不周到處。還望二位施主海涵。子虛道。我們貪圖此地僻靜。可以用功。不管寶刹間是非的。大和尚但請放心便了。了凡纔安心自去。二人住了這箇軒敞潔淨的房子。覺得比客棧有天淵之別。如何不樂。溫習些功課外。也時常各處隨喜。見了些男男女女燒香的人。絡繹不

絕。一天不知什麼故事。寺中燒香的人分外來得多。這日子虛到城裏看朋友去了。幼如悶坐無聊。不免去看熱鬧。跟着燒香的人隨意走去。却到了一箇偏殿。平時關鎖着的。幼如去看時。原來殿裏別無所有。只一尊金佛睡在牀上。那帳子被窩都是上好綢綾做的。上面飄帶上還寫着字道。信女某門某氏敬送。幼如氣憤不過。却看不出他什麼作用。只見那燒香的女子。對着睡佛膜拜。口中悄悄祝告罷。站起來在佛身上摸了一摸。臊得滿面通紅。撒下一串錢就去了。幼如只覺好笑。止不住問香夥道。這算幹什麼。香夥道。少爺你不知道。這是求子的。幼如道。靈麼。香夥道。怎麼不靈。你看那菩薩的牀帳被褥。不是人家得了子來還愿的麼。幼如尙欲追問。只聽得板壁外。一箇女人聲音。喘吁吁的道。要死了。幼如詫異。想尋聲去探察。於是出了偏殿的門。沿着牆壁走去。却是一片草地。並沒別的房屋。幼如道。這又奇了。那聲從何處來的。凝一凝神。再想道。我在睡佛殿裏。分明見四面是板壁。如何到得外面。看來都是磚牆。事有蹊蹺。再進去一看。便見分曉。想定主意。蹺到睡佛殿門口。那知一根粗木門。把兩扇三寸厚的窗子反扣在上。一把五寸長的大鐵鎖鎖着。幼如雖情知有異。也無可如何。看看日已曠山。那大殿前十八棵松樹上的烏鴉。呀呀的叫。殿上晚鐘敲動。空中香靄紛霏。幼如蹺

回自己臥室。正從大殿上走過。却見散下一羣村嫗。都是一色真青布的對襟外套。髻上插根檀香木扁簪。七寸長的尖頭鞋子。垂頭下視。一邊走。一邊拉長了嗓子。還在那裏念南無佛。南無法。幼如見他們這箇模樣。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暗想我來時見過多少俏麗女子。怎不見他們出去。此時遊人稀少。村嫗散後。悄悄無人。幼如轉過大殿。纔見女客堂裏。開了幾桌素席。院子裏停着轎子不少。堂中燈燭輝煌。照見那些女客。有坐在席上的。也有喂孩子喫奶的。也有坐在裏間房裏掠鬢的。有些丫頭老媽子圍隨着。嘻嘻哈哈的很熱鬧哩。幼如正想走開。迎面遇着了凡道。施主也出來看熱鬧麼。幼如道。正是。了凡患恩的趕入女客堂裏去了。幼如要看他舉動。只見那些婦女。一見大和尚進來。一齊站起。口稱師父。了凡亦着實趨奉一番。然後紛紛的散去。再說子虛這日。晚方歸。幼如合他談談白天所見的光景。子虛道。我看那賊禿。臉上一團邪氣。曉得他不是安分的東西。其中包藏着複壁地室之類。都是有的。幼如道。我們倒要仔細查察查察。果然有不法的事。何妨出首。爲大衆雪恥。子虛道。我也有這箇心。只是查察不易。況且我們既住在他這裏。萬一查出他破綻來。他肯放我們出去宣揚麼。那時性命不保。幼如道。我不怕他。敢害人麼。子虛道。豈敢。和尚的心最毒。我們只好不動聲色。無

意中察着便了。自此二人隨處留心。一日晚上。天氣甚熱。睡在牀上。兀自汗流不止。幼如睡不着。披衣起來納涼。子虛却睡了一覺醒來。急欲大解。趕忙跑到後面毛廁裏。解手後回來。却見後牖一並五間樓上。似有火光。近前看去。窗子大開。上面點着一盞琉璃燈。有男女說話之聲。子虛壯着膽子。躡足潛踪。走到樓下聽時。只聽得和尚的聲口道。你既立志受戒。怎麼不依我的規矩。歇了一歇。只聽一箇女子嬌怯怯的。又帶着哭音說道。這箇規矩。我甯死能受。子虛大怒道。這賊禿如此可惡。待我上去打死了他罷。轉念一想道。不好。萬一打他不過。倒鬧壞了事。甯可用謀。不要恃勇。主意已定。仍復走回。事有湊巧。被子虛一夜裏偵探着兩樁奇事。他從後樓房下。轉過殿角一間小屋。反鎖着門。一箇女人在內啼哭。原來那間屋子外面。向來還有一重屋門鎖着的。今晚不知何故開着。被子虛撞破。子虛大膽走近門前。低聲問道。你是那裏的女人。我來救你。那女子不敢則聲。原來這女子嚴氏。家住楓橋鎮上。他丈夫沈二。在濟墅關席鋪裏做夥計的。只因春間得了一病。時寒時熱。頭暈眼花。身軀軟弱。不能當夥計。只得歇在家裏。嚴氏素性賢惠。見丈夫病了。朝夜服侍。要想替他延醫調治。又沒得錢應用。心下很是憂慮。看看他病了兩箇多月。還不見好。隔壁李家阿姆道。二娘子。你家官人。這箇病。

玉

佛

緣 第六回

三

中國商務印書館印行

爲什麼不替他醫治醫治。嚴氏道。可不是。近處沒得好醫生。要到城裏去請。又沒有這注錢。生成的苦命罷了。說罷。就嗚嗚咽咽的哭起來。恰好鎮上一箇周虔婆走過。見他在那裏哭。想道。這是一件好貨。記得無量壽寺裏的大師父。曾經託過我。只要對勁。肯給我五十塊錢的謝儀。待我來說法。他同去燒香。只要給那大師父見面。他自有本事降服他的。主意打定。便湊近前問道。嬌嬌。你爲什麼事。這般傷心。嚴氏素聞這人作事不端。懶怠理他。勉強答道。我家裏有病人。周婆婆道。快休悲切。我知道你二官人病了兩箇多月。但是不妨。如今闔門外寺裏。有尊玉佛。靈感得極。求子得子。求財得財。并且還有籤詩仙水。救治人家的病。我同你去燒炷香。求求他。包管二官人的病就好了。嚴氏似信不信。閣不住李家阿媽也在一旁攛掇道。果然。我也聽人說起。那玉佛是西天來的。就同活佛一般。他那仙水。果然有效。西村裏有好些人去求。都喫好了。嚴氏本不甚信仙佛的。因丈夫病得長久了。若有差池。正是不了。因此也想試試看。仙水若靈。醫好了丈夫的病。豈不是好。沈吟之間。却被周婆婆猜透道。嬌嬌。不須多心。我明日一早來同你去。當晚嚴氏與丈夫商議。沈二久病盼好。聽說仙水靈。就催他妻子去求。嚴氏道。我去求仙方。你在家裏。那箇照應呢。沈二道。我自己勉強起來。煮點粥喫便了。嚴氏道。

不妥。隔壁李阿姆年紀也不小了。合我們來往。也很勤的。我央他來替你煮頓粥罷。當下嚴氏又去敲了李姆的門。央求他照料丈夫。李氏一口答應道。只盼求得仙方回來。治好了二官人的病。就好了。次日周婆果然僱了一部小車來。嚴氏是檢出一箇銀戒指。豫備到城當了錢。好做香錢。周婆道。你也太小器了。些須費用。我替你墊了。你有錢時還我便罷。二官人病好。正要發財哩。嚴氏點頭暗道。人都說周虔婆不是好人。誰知這般直爽。可見人的說話。是不可信的。當即別了丈夫。坐車上城。那楓橋離閩門不遠。不到一箇時辰。已經到了。周婆把車子打發掉。對嚴氏道。這時求仙水還太早。要等和尙做完了佛事。方能開缸呢。我有箇親眷住在這裏。我們同去坐坐何妨。嚴氏深悔來得太早。只得合周婆同到他親眷家裏。乃是寺門前一爿香燭鋪。一箇中年婦人。迎了他們進去。燒茶煮水。十分殷勤。那婦人看看嚴氏。異常風韻。歎羨不已。嚴氏一心只想早求得仙方回去。醫丈夫的病。那知周婆偏合他親眷絮絮閒談。只不起身。嚴氏催他幾次。周婆道。還早哩。他親眷滿口招呼。留他們喫飯。却不見他擡身。弄得嚴氏焦躁非凡。說不出的苦。正是。

已入網羅難擺脫。

爲迷神佛惹災殃。

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玉佛緣第六回終

英國司威夫脫著

第十七回

瞻廟象知非迷信

閱險巖足廣異聞

話說那些乞丐走攏來。圍着我的車子。那箇樣兒。我以前在歐洲。從來沒有見過。其中有一箇女人。胸口上長一箇瘡。爛得多大的一塊。有兩三箇窟窿。又深又大。我的身子。幾乎都好鑽進去。又有一箇頸子上長一箇瘤。比一箇大口袋還要大。又有一箇裝着一雙木脚。約有二十尺高。那般人。沒有一箇不生蟲子。絡繹不絕的。在他們穿的破衣服上。來來去去。我看那些蟲子。過身很清楚。好似我在歐洲用顯微鏡照着看的一樣。蟲子的嘴。竟像箇豬嘴。我想捉他一兩箇。用盒子裝起來。將來帶回英國博物院裏去。但是我所用的多少東西。都留在當初的海船上。沒有能夠帶在身邊。如今想來。很是可惜。後來王后常常帶我出來游玩。在我住的木櫃子。不很靈便。他又叫工匠另外做一口小些的。專備爲我出門好用。有十二尺的見方。十尺的高。但是果姆特克力克的衣裳太小。馬車上又難帶。王后沒有法子。祇好再叫工匠另做一隻。好似一箇正方的匣子。三面都做了窗戶。外面又遮了鐵絲網。恐怕路上碰着不測的事。在那一面安

了兩隻雀耳釘。豫備他們手上好提着。又因爲我想騎馬出外。就用一根皮帶。拴在那帶我的人身上。這箇人。是我自己揀的。因果姆特克力克有時候不在旁邊。國王和王后。或是出去游園。或是到宰相家裏去。或是到王親貴族那裏去。百忙裏怕跟的人害我。所以讓我平常自家揀。那箇當兒。凡是大官宦人家。差不多都頂喜歡我。所以國王和王后出去。沒有不帶着我一同去的。譬如在路上。我要是乏了。跟的人就把我的房子。安放在褥子上。叫我可以三面對着外頭望。房子裏頭也擺了一張炕。一張牀。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全用釘釘住在地板上。恐怕在馬車上搖動。把這些東西。打成一堆。從此以後。走到水路。也覺得便當。就是狂風大浪。於我也沒甚麼大礙。後來我每逢出去。他們總把我放在這隻木櫃子裏頭。有一箇月。他們國裏。大興做轎。所以果姆特克力克帶我出去游玩。必定也坐了做轎。用四名轎夫擡着。還有兩位隨員。穿了護衛王后的號衣。跟在後面。真是非常榮耀。到了路上。這些百姓。沒有不要來看我的。那轎面前。總是挨擠得很。果姆特克力克便叫轎夫停轎。把我拿出來。給大家看。這也是他熟悉世故的好處。他知道要是不給百姓們看。有的見過的。有的沒見過的。不要鬧起來嗎。我最喜歡的。是游他們的廟宇。那裏有一座頂高的塔。就在廟的左近。有一天。果姆特

克力克帶了我去頹。我回來很不高興。因那座塔從地面到塔頂足足有三千尺高。不過比我們國裏薩禮司白教堂的頂尖稍微低一點兒罷了。我雖然想家。倒也很喜歡這座塔。爲什麼呢。一來爲的他造的工程結實的很。二來爲的他好看的很。那塔牆約有一百多尺厚。用頂細頂結實的光石砌的。每塊光石有四十尺的見方。牆角上還用花剛石裝點。又有石刻的佛像和國王的像。都照人的身材一般兒大。又裝點了多少花色。彫刻的精工。真真可愛。有一尊佛像。已經斷了一箇手指頭。落在地下碎石堆裏。我看去足有四尺多長。果姆特克力克就拾了起來。用手帕包上。藏在袋裏。帶回來給我頹。真真是哄小孩子的樣子。我看他們的國裏。雖然有這些廟宇寺院。百姓倒也並不迷信神道。有什麼呼風喚雨生死禍福的話頭。大凡做父母的。也從不拿鬼神唬嚇小孩子。這豈不是文明的氣象嗎。比到神權時代。自然好得多了。如今再說宮裏的廚房。真是一間極明亮的屋子。屋頂約有六百尺高。那箇圓頂。有聖保祿教堂十倍的大。若說到那些用的鍋瓢碗碟各樣東西。那是沒有親眼見過的人。一定不相信的。凡是到外頭游歷過的人。回到本國。都把他自己眼見的事情。說得過分一點。所以反叫人疑心。但是我所說的。却是實實在在。並沒有一絲一毫假話。倘若是我本國的人聽了。

仍然不信。以爲似是而非。隨嘴亂說。騙沒有到過那裏的人。這豈不被保定納國的人知道了。是一箇大丟臉的事情嗎。所以我也不說了。說到保定納國的上駟院裏頭。難得遇見有六百匹馬的日子。那些馬。大半是五六十尺高。有時候國王出巡。總帶着三百馬兵保駕。那種威武的氣派。真真好看。他們國裏的兵政。暫且按下不表。咳。看官。我住在這箇國裏。承國王和王后非常的寵愛。喫的穿的用的。樣樣都有人照管。要什麼就有什麼。只要辦得到東西。沒有不行。也可以算得稱心了。這是因爲我箇子矮的緣故。所以能享這樣的福。不過我自己覺着因爲箇子矮了。反多喫些苦。爲什麼呢。我住在這箇國裏。自己箇子太小。碰見的各樣都大。一舉一動。都可以傷害我的身體。記得有一天。果姆特克力克帶我到御園裏去。游玩了一會兒。他就把我放在地下。讓我自己走。那箇當兒。王后留着的那些矮人。還沒有送去。他們也跟着我們一同出來游玩。到了一處。有多少矮蘋菓樹在那裏。我想顯一顯我的聰明。拿他們和樹比一比。說些暗話。他們就到那樹的旁邊。把樹連搖幾搖。那很大的蘋菓都掉下來。掉在我頭上。躲也躲不及。打的很疼。在他們只當同我頑。但據我看起來。他們總不過是妒忌我。要想害我的意思。我心裏原十分恨他們。轉念一想。要同他們吵起來。不免傷了和氣。便就

按下火性。輕輕的責備他們幾句。他們也趕緊的陪不是。又有一天。在花園裏頭。果姆特克力克偶然有事情。走開了。撇下我一箇人在草地上自家頑。忽然間天色大變。烏雲密布。冰雹交加。我的氣力小支不住。就被他打倒在地下。那時渾身上下。像拋球的一樣。勉強拚命的抓到一棵檸檬樹底下。暫時躲避一會兒。這一過從頭上至腳底下。已經全被冰雹打傷了。足足的害了十天病。不能出門。但在他們看了。本不足爲奇。生來這箇國裏頭的東西。沒有一樣不是頂大的。沒有一樣不和他們的人相稱的。那些冰雹塊頭。比我在歐洲所見的。大了有七八百倍。過後想起來。還覺得寒心。又有一天。也是在這箇花園裏頭。果姆特克力克沒有把我的房子帶出來。放我在一塊平地上。覺着是很妥當的了。他自己和他的女朋友。到別處逛去了。漸漸的走得很遠。連聲音都聽不見了。這箇當兒。忽然見一隻白的獵狗。不知怎麼跑進園裏來的。看見了我。就一張嘴把我啣到他主人看花園的那裏。輕輕把我放在地下。幸喜這隻狗啣我的時候。用嘴唇着力。我一點也沒有受傷。連衣服也沒有咬壞。不過我在這箇時刻。已經嚇得魂不附體了。看花園的。看見了我。趕緊把我捧起來。就問我怎麼被狗啣來的。我本來也認得他。竟一時回答不出話來。喘息了一會兒。定一定神。纔把情形對他說了。他

仍舊把我送進花園去。可巧果姆特克力克正找不到我。慌忙趕來。一看見看園的雙手捧着我。就歡喜了不得。問我怎麼到他那裏去的。我告訴他了一番。他又驚又喜。就罵看園的爲什麼放狗進園裏來。這件事情。王宮裏頭一直竟沒人知道。我也絕口不提。恐怕王后萬一知道了。果姆特克力克和看園的必然受氣。在我又有什麼益處呢。好在從此以後。果姆特克力克再不敢放我一箇人單身走。每逢出外。到了什麼地方。他就是走開去。也總拿着眼睛瞟着我。我心裏只怕他不肯帶我出去。所以也不敢跑遠。又有一回碰着一隻鷹。在園裏尋食。幸虧我身邊正帶着刀呢。就拿起刀來亂舞。趁勢跑到一叢矮樹底下。算沒有被鷹抓去。又有一回。我又到一座土山上去。腳底下一軟。跌在一箇螺螄殼裏頭。剛剛齊我肩膀。到像我是箇螺螄。等到我扒了出來。衣服都已經髒髒了。再走了幾步。心上忽然想起自己的本國。不隄防。一脚又掉在一箇曲蟻洞裏頭。碰着了一塊碎瓷。把我的孤拐都割破了。但是也顧不得許多。仍舊往前走。去看見有一羣小鳥兒。在那裏覓食。看他不像怕我的樣兒。我走上前去。他並不遠遠的飛開。祇常離我一碼之外。飛來飛去。有一隻畫眉。不但怕我。反把果姆特克力克給我的。一塊餅。從我手上搶了去。我趕上去搶奪。他們竟成羣的上來。啄我的手指頭。所

以我倒有些怕他們。過了一天。我就帶了一根粗棍。碰見他們。用全身的氣力。把他們亂打。有一隻梅花鳥。竟被我打下地來。我就雙手拿住他的頸子。拖到果姆特克力克的面前。誰知這隻梅花鳥。喫了我這一悶棍。並沒有打死。停了一會兒。就回醒過來。把翅膀亂拍。打得我身上很痛。因為他倔強的很。正要把他放掉。可巧有箇人走來。替我把他捉住。等到明天。王后就叫廚子把他燒給我喫。真比我們英國的天鵝還要大些呢。却說我既受王后這般寵愛。那各位妃嬪。也時常請果姆特克力克帶我到他們那裏去頑。但是我到了他們的宮裏。總把我脫得赤身露體的。摟在懷裏。以為喜歡我。不知他們身上既有一種壞味。又拍了多少香粉。我聞見了。就格格的要吐。這也有一箇證據。我記得在利立伯國的時候。有人對我說。我身上有一種壞味。這不是就同我現在憎嫌他們。一箇道理嗎。但是王后和果姆特克力克的身上。却並沒有這種壞味。竟和我們歐洲人一樣。至於那些妃嬪。見了我真正無禮。不知廉恥。我也沒奈何。只有求果姆特克力克。下回再不要帶我到他們那裏去就罷了。光陰迅速。有一天。正是晴天。天氣很好。果姆特克力克陪我坐在房中。忽然來了一箇小夥子。請果姆特克力克同去看他們這裏處決犯人。這小夥子就是果姆特克力克的姪兒。那箇處決的犯人。就是

害了他的知己朋友。纔犯了死罪的。所以他一定要請果姆特克力克同去。看着殺那箇人。不過果姆特克力克。究竟是箇女孩兒家。有些膽怯。不敢同他前去。臉上就現出不願意去的樣子。我心裏雖也有些害怕。但是想要看看他們的刑法。也好見識些。便攬撥着三箇人一同前去。到了法場。那些來看的人。男男女女。挨擠得很。只見那箇犯人。細在一張椅子上。送到那刀闌底下。一箇先把刀往上一提。說時遲。那時快。一刀就把那犯人的頭切掉了。頸子頓時收小。稍微等一會兒。那鮮血望上直冒出來。簡直像法國佛薩意城裏頭頂高的瀑布一樣。這箇當兒。我雖是站得很遠。望着那屍首竟縮成了一大堆。也看不出他的上下段來。正是眼光撩亂。神魂恍惚。半天纔定了神。這一驚非同小可。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花神夢

楔子

血淚餘生著

一卷新書。十年血淚。寫來斑管心都碎。名花依舊。不禁愁相思。誰惜儂憔悴。雨打風吹。雪欺霜醉。堪嗟薄命。渾如寄。飛飛只解趁。東風。畫闌干外。春如水。

咄咄。迎面一所大院落。咄咄。迎面一所大院落。這院落是那裏來的。諸位莫慌。且聽在下道來。

在下性好遊。十四五歲時。便流浪在江湖上。如今又二十年了。生平所遇的事。奇奇怪怪的很多。却從沒有像這所院落的奇怪。

二千四百五十五年。在下浪遊到上海。住在一箇客棧裏。連天陰雨。很覺得沈悶。便想出去閒逛逛。一時間信足而行。不覺走到黃浦江上了。

到了黃浦江上。就看見這所大院落。門上寫三箇大字。叫做心滅菴。

這心滅菴三箇字。寫得平和道麗。比那六朝的碑版。也差不得許多。

花神夢 楔子

我心上很覺得詫異。立在門外。探頭進去一望。

只見一箇看門的站了起來。

問道。先生是那裏來的。

我說是外路客人閒遊到此的。

他問道先生尊姓。

我說我姓來。

他說先生到此可有什麼事。

我說沒什麼事。

我說請問這裏是什麼所在。

他說是諸位師太在此修行的。

我說可以進去逛逛麼。

他說不能。諸位太太奶奶小姐。是常來這裏閒逛的。住亦可以得。男人是不能進來的。

我說一箇男人亦不能進去麼。

他說是。

我說這菴主持的是什麼人。

他說主持的一位師太。法號隱空。

我說我要見見你師太可以得麼。

他說可以得。我同先生問去。

我便取出一張名片來。上寫的是。

來熙字譽聲。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

我便給他遞進去。

一會子出來說。師太請見。

我便跟他走進去。

正中是三間佛殿。

再進去院子東邊。牆上有箇門。我又跟他走進去。

只見三間房子。也是朝南的。院子裏種着桃花桂花。

此間就是會客之處了。

我走進屋子去。

隱空已在那裏了。

我和他談了半天。

臨走他給我一本書。說心滅菴的歷史。通統在上頭。先生拿去。傳流了罷。

我帶回來一看。果然心滅菴的歷史。通統在上頭。

在下百無一長。從小只好看幾部小說。這回辜負不得隱空的美意。便將這本書編成了一部小說。體裁叫做花神夢。刻出來。

諸位看了。這部書很不中意的。但在下有一句話奉告。在下著的書不值錢。但十年以來。也有許多血淚在這書上呢。諸位肯鑒我這一點苦心。把這部書留心看一看。在下萬幸了。

花神夢

血淚餘生著

第一回

金屋無情瑤草謝

畫樓有夢劍花寒

話說蘇州閶門外。有箇世代經商的人家。姓符。初時不過沿街叫買。後來資財越積越多。到了一箇子孫。叫符種業。手裏居然開了兩所米行。又開了一處布莊。飲食居處。也漸漸奢侈起來了。種業到了五十歲上。還沒兒子。百計千方。娶了七八箇妾。後來不知如何。到上海去買了一服壯陽種子丸來喫了。次年居然生了一箇兒子。種業鍾愛異常。替他起箇大名。叫做世運。取世世代代交好運的意思。到了六七歲上。便替他延師讀書。後來又替他定了娘姨家的表姊魯氏。做箇妻室。這魯氏比世運大四歲。照俗例本來配不上。種業因爲年紀大。將來可以早替兒子完娶。早些抱孫子。所以一定要定他。魯家貪圖他發財。將來女兒過了門。不怕沒飯喫。也就應允了。却喜世運長大了。生得丰儀俊偉。一表人才。若是專看外形。取人以貌。那就紅樓夢上的怡紅公子。也勝他不得許多。十三歲時。開筆做破承題。先生因受了他們的一分大束脩。不得不格外用心教他。他因此一天到晚。總是抽着書條。念八股。如此四五年。十七歲上。居然筆下清

通。做出來的文章。有聲有色。先生便替種業說了。給他出考。種業聽見兒子好出考。已經喜的了不得。連忙寬籌資斧。廣備書籍。從府縣手裏。一直考到學臺大人面前。所喜者。皇天有眼。常佑善人。出案時分。居然以第三名進學。種業這一喜。直喜得心花怒開。不能收縮。這年冬季。便替他娶了親。過門之後。夫婦雍和。世運時常到他丈母家省視。却說魯家一家三口。除世運的老婆外。還有他丈母一人。阿姨一人。丈母嚴氏。便是他娘姨。阿姨名憐卿。字羣表。從小生得龐兒俊俏。身材適中。真箇是閉月羞花。沈魚落雁。又生小工於刺繡。善讀詩書。出口成唐宋詩詞。下筆搜六朝碑版。蘇州城鄉數十里。都說魯小姐是天仙下凡。也無人敢來說親。恰好世運時常來省視嚴氏。嚴氏因爲他和憐卿原是表兄妹。便叫憐卿出來見他。有時也陪着一桌子喫飯。又叫憐卿把做的詩詞寫的字。通統拿出來請教他。這世運本來只會做八股試帖詩詞一道。原是絲毫不懂的。至於寫字。大卷白摺。也還過得去。如今憐卿寫的全是六朝人筆法。況且又參些分篆用意。他又是莫名其妙。若是別人給他看詩詞。或者還不敢批評。至於這寫的字。就要着實發揮幾句。以見其深於此道了。只因爲憐卿詩詞書法。都是卓卓有名。他雖然未冠遊庠。頗爲士林推重。然而自己揣度自己的名譽。也未能遠勝憐卿。名士才女。

驚地相逢。正是棋逢敵手。雖然此時有鄙薄憐卿所爲。不是正學是雜學的意思。然而我也有名。彼也有名。我的名勝不得他。他的名也勝不得我。我做的自然有我的道理。他做的也未必無他的道理。倘若隨口批評幾句。或者被他當場說出他所以然道理來。或者我還有什麼不知道的。豈不被他當場嗤笑。不如隨口敷衍他幾句。因此裝做十分仔細的模樣。看了一番。又隨口讚了幾句。細細的把憐卿看了一番。真是楚楚丰姿。動人憐愛。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齊被他攝了去。莫說不敢批評他。就是敢批評他。也不肯批評他了。忽然心生一計。把憐卿的詩詞和字。都藏在身邊。便起身告辭。說妹妹的詩詞和寫的字。給我帶回去細看看。憐卿不便十分不肯。便給他帶了去。世運歸去了。真如亡魂失魄一般。鏤天到晚。茶飯無心。書卷拋棄。急忙借着找大夫看病爲名。懷着憐卿的詩詞和字。找到了一位朋友。說詩詞是憐卿要他的。自己實在和不出。求你老哥方便。替我和幾首。這箇字也是他請教我的。我實在不知道好壞。也求你老哥指教指教。好等我去轉告訴他。將來從重酬謝你。這朋友原是箇詞章家。只因眼睛窮花了。見錢便開。如今做幾首詩詞。談一談字。便有錢拿。如何不願。當時便把這字是何門徑。有何好處。有何壞處。通統講了一遍。約他隔一日來取。詩詞總共一十七首。詞

九首詩八首。講明價洋五元。過了兩日。世運帶了詩價。去訪那朋友。到了那裏。已是通統完卷了。世運不勝佩服。連忙請他講解了一遍。又把這些古典。出在什麼書上。仔細問明。統統寫成一張帶回去。念了一下書。居然念熟了。把他喜的了不得。一夜心頭鹿兒撞。不會合眼睡覺。次日懷着詩詞去訪憐卿。先在嚴氏房裏坐了一會子。閒談了幾句。世運動問妹妹在那裏。嚴氏說在那邊房裏。你要見。待我喚他。便喚聲憐兒來。言次憐卿應聲而至。世運忙站起來。身邊取出詩詞和字來。說這妹妹的詩詞。做得很好。我已不揣固陋。和了幾首。請妹妹指教指教。又妹妹這字寫得也很好的。但出入操縱之處。尙少變化。如此便不能得六朝碑版雍和之度。但變化亦是從迹象中來的。以後寫字之時。更要遺貌取神。精心冥索。自然神明變化。規矩從心了。憐卿聽了此言。不勝佩服。又把和他的詩詞。看了一遍。不但芬芳悱惻。才思無窮。而且句中所用的古典。竟其還有好幾句。自己平時並不會知道。連忙敢口動問。世運源源本本。應對如流。憐卿更加五體投地。便說哥哥如此才學。妹妹萬分不及。從今以後。真要投拜哥哥做老師了。世運道。不敢不敢。我這幾年。在書房裏。先生功課。無非是入股試帖。大卷白摺。這些詩詞等類。不過我晚上空了。自己偶一研究。並無師承。也不知道錯不錯。其實這些應試

工夫算不得真才實學。莫說應試文字。就是這詩詞歌賦。也不過適性怡情。其實算不得學問。從今以後。愚兄之見。倒要研究些真實有用的學問纔是呢。或者替妹妹互相切磋罷。此時一面說。一面兩隻眼溜着憐卿。不住的細看。憐卿也不覺秋波微轉。凝眸含情。在憐卿雖出無心。世運已成有意。更不覺魂飛天地外。魄散有無中。那嚴氏本來一字不識的。久聞他女兒文學大名。如雷貫耳。料已是世間第一通人。如今見他如此傾倒世運。更不知世運才學高到什麼程度。喜的大女兒終身有託。更覺得樂不可支。便說道。姑爺既然才學如此高超。以後請常來這裏教誨教誨憐兒。我要吩咐他。不時到府請教。可憐他老子一世讀書。終身困頓。就贖他和他姊姊兩塊肉。他從前嘗督率著憐兒深夜讀書。我說女孩兒家讀了書。又沒有用。何苦白喫辛苦去教他。說到這話。他不覺弔下淚來。說我讀了一世書。沒有一點兒際遇。又坐了一世蒙館。也沒有教着一箇好學生。俗話說智過其師。乃能傳法。如今憐兒天分還比我高得幾分。我一天到晚做糊獠王。又沒工夫教他。不是夜間督率他。你叫我拿什麼工夫去教他呢。我如今教成了他。不但是生了他。對得住他。并且我的學問。也不至於成廣陵散了。憐兒你那時還只十一歲聽了你爹爹的話。也知道在旁邊哭。從此以後就發心念書。不要你爹

爹押了姑爺。你如今若把他教得好。只算你成全他老子罷。說到此也不覺弔下淚來。憐卿也坐在一旁。拭淚。世運勸慰不迭。又替丈人說了許多感遇的話。自己又說了許多謙遜的話。從此世運去了。有時也在憐卿房裏坐坐。有時就三箇人同着一桌子喫飯。世運和憐卿談的全仗着那位朋友處運些貨色。後來憐卿見他的形容聽他的話鋒。也漸漸知道他的意思。然而憐卿終不忍絕他。非但不忍絕他。而且還不肯拒他。這也有箇緣故。一則憐卿家况艱難。蘇州人風氣。見了富人。任憑他尖酸刻薄。誇張驕傲。還是要去親近他。說他是箇好人。見了窮人。任憑他立志清高。才猷卓越。也是要遠而避之。說這人沾染不得。爲此之故。憐卿雖然天才出衆。然逢場與席。人家總有三分瞧不起的意思。如今世運雖然擁鉅萬家貲。然而口口聲聲。總是富人不可看高。貧人不可看低。況且慷慨捐資。習而成性。就是憐卿眼裏。施貧周急。也不知見過多少回。這背後更不容說了。一則憐卿生小有箇僻性。覺得世上的人。沒有一箇當意的。世上人說的話。沒有一句聽得入耳的。世上人做的事。沒有一件看得入眼的。他雖有這箇癡見。習成本性。然而遇着的人。終日營營。無非求世上的人說好。因此他更覺得不自然。至於內顧自身。處處要與古人相比附。那真沒有一箇同調了。如今世運却是看過一

部紅樓夢的。游心大觀。景行寶黛。以爲天下才子佳人。總是如此。便拿出從前做虛小題摹神手段。竭力揣摩。這種腔調。去對付憐卿。憐卿原是箇不知真假的人。見了這種樣子。便引爲風塵中獨一無二之知己。有時他露出本意。不惟不以爲輕薄。反以爲多情人之本色。怨恨自己。不能終身從他了。如此忽忽將及半年。有一天世運去探丈母。那天又在朋友處領教了一番。正在高談闊論。說得起勁的時候。不防落梅天氣。無定陰晴。忽然瀟瀟的一陣大雨。雨過後天已傍晚。嚴氏便置酒請飲。席間世運高談雄辯。大有陳元龍湖海豪士之風。飲正酣時。又是一場大雨。世運且飲酒。且聽雨。且論文。越覺得丰姿絕世。不防已飲醉了。霎時頭暈眼花。撐不住。隱几而臥。大嘔大吐。嚴氏見了。連忙叫人扶他書房裏去睡。又趕緊叫人到符家去說明。姑爺喫醉了。今兒留他在這裏住一夜。憐卿素來不飲。今兒見他表兄如此豪飲。也陪着多飲幾杯。不覺有些酒意。先去安歇。嚴氏把諸事料理停妥。喫些稀飯。自己去安睡不提。且說憐卿回到自己房裏。畧爲安置。正想上牀。誰知道揭開帳子時。一箇人已斜臥在牀上。憐卿大喫一驚。正要逃時。那人已蹶然坐起。一把拉住憐卿。憐卿定睛看時。不是別人。正是世運。憐卿盡力掙扎。世運已跳下牀來。雙膝着地。眼中流淚。看書諸君。以下的情節。著書人統知道。

的論理原應該詳細寫出。纔盡我著書人的職分。但是如今看書的人。買積還珠的很多。不要我把這一段寫出。看的人倒把書中前後情節。全行抹煞。單在這一節上用心。那可有些人見了我這部書。開口就要罵淫書淫書。品行端方的人。還要禁止着子弟不許看。那不是我著書人。做了這部書。要他普及民羣。改革敝俗。反而是我自己阻自己的書。不許通行。有此緣故。所以著書人。只得將此等情節。擱起不提。從此世運和憐卿越發如膠似漆。在憐卿的意思。原是論情不論理。他說人生在世。負了知己。也是罪。失了節。也是罪。與其擔當負己的罪。還是擔當失節的罪。充其量以一死謝天下。便是了。所以竟爾相從。過此一夜。橫豎事已如此。更無顧忌了。在世運的意思。却又不然。這也讀者自明。無待著書人饒舌了。誰知過了一月。憐卿竟信水不來。初時還以為偶爾愆期。後來知是這箇緣故。又急。又恨。又悔。世運來了。只得同他說明。世運一時雙淚下垂。憐卿也不覺嗚嗚咽咽。世運連忙勸住。說妹妹放心。此事原是我連累妹妹。如今我總得想箇法子。妹妹放心。臨行。憐卿又含着淚。再三諄囑。你去了務必快來。我一天不見你。心上像有絞盤呢。誰知等了數日。蹤跡杳然。越等越不來。一月如此。兩月如此。三月還是如此。轉瞬又要過年了。憐卿知道世運。是箇無情的人。悔煞從前不該上

他的當。三番幾次。想要自殺。又委決不下。有一天閒坐着出神。把自己細想了一番。實在捨不得自己走這條路。又想終久要見世運一面。問問他。因此把自殺的念頭打斷了。有一天魯氏回母家去住。嚴氏適因有事。住在親戚人家。魯氏和憐卿姊妹兩箇人。原是一牀兒睡覺。這一天晚飯時分。憐卿忽然不喫飯。魯氏只道他有病。再三盤詰。憐卿只是不說。掩面而哭。魯氏莫名其妙。只得草草喫過夜飯。收拾進房。誰知憐卿又在牀上哭。魯氏不勝詫異。此時一燈如豆。非綠非青。魯氏斜倚在牀上。憐卿便倒在魯氏懷裏哭。魯氏絲毫不懂。但被他哭得悽慘。也不免弔下幾滴淚來。一會子魯氏又再三盤詰。憐卿大哭。把頭在魯氏懷裏一陣揜道。就是你那人。魯氏道。我的什麼人。憐卿道。就是你那人。還有什麼人。魯氏道。我那人。是什麼人。憐卿大哭道。世運。魯氏道。世運怎麼樣。憐卿把頭藏在魯氏懷裏道。都是他害我的。魯氏知道不妙。忙問道。究竟怎麼樣。憐卿把前事述了一遍。魯氏不曾聽完。便大哭道。妹妹。你上他的當了。兩人相抱着哭了一場。魯氏安慰他道。事已如此。你別氣壞了。明兒等我去問他。憐卿哭道。不要。我就今兒死了罷。說着。取起一把剪刀。要自盡。魯氏急的連忙奪住了。道。妹妹。你要死。我和你一塊兒死罷。也搶着剪刀。要望喉嚨戳。憐卿哭着搶住。這一天鬧了半夜。後來魯氏

想箇法子。囑咐憐卿。不動聲色。明兒自己回了符家。鎮日的沒精打采。到了晚上。世運開門來睡。魯氏一句話也不睬他。世運已猜着一半。也不多話。等魯氏上了牀。自己也在牀就睡。滅了火。便伸手來解魯氏的帶子。魯氏趁勢發作。把他一手推開道。你做得好事呀。世運已明白了。便道我做得什麼好事。魯氏道。你還不明白。還要我說。世運道。我知道什麼。這又奇了。魯氏道。從前的事情。我也不管你。只你如今打算怎麼樣。世運道。你到底講的什麼事。我實在不懂。魯氏道。不懂。你替憐妹妹做的什麼事。他肚子裏的人。是那裏來的。世運裝着詫異道。憐妹妹。他肚子裏如何會有人。我又如何知道。魯氏知道他不怕硬。便轉過臉來道。你和憐妹妹做的事。我通統知道。還要瞞我麼。快從實招來罷。世運笑道。你知道就不用我招了。我和憐妹妹做的事。不過同和你做事一樣。你要問。就想想。嚙們兩口子做的事情罷。魯氏聽了。不覺火上心頭。依舊忍住氣道。從前的話。不必講他。只問你現在打算什麼法子。世運道。現在呢。有什麼法子。各人做事自承當。我有什麼法子。魯氏道。這不是你做的事情。是誰做的。世運道。我做的事情。我現在這裏承當。他做的事情。倒不要他承當。魯氏道。他做什麼事。世運大聲道。倒不是他情願給我偷。原是大家都願意。難道我去勉強他不成。魯氏氣的發昏。一手掩住他。

的口道你再說高些。世運把魯氏的手推掉了。道說高些待怎樣怕壞了你妹子的清名。魯氏恨極把世運攬了一把。道你這沒良心的東西還想上進。世運把魯氏攬在牀上。道我沒良心什麼你要打不要打。魯氏掙起來。道你敢打我纔說着。世運趁勢把魯氏一摔在牀下。摔了一交。魯氏氣吁吁的爬上牀來。揪着世運要打。世運已跳下牀來。將魯氏按在地下一屁股坐在他身上。把魯氏咽喉扼住。急的魯氏大喊救命。婢僕都聞聲爭集。世運一鬆手跑出去了。魯氏徐徐站起來。叫人打水洗了臉。不動聲色依舊睡了。衆人也莫名其妙。明日魯氏便去見種業。把以上的事情哭訴一遍。種業聽了氣的面孔鐵青。鬚鬚直豎。喊了世運來。當了媳婦。責罰一頓。道像你這般人面獸心。壞人清白。有傷陰鷲。將來還想蟾宮折桂麼。世運本來也要衝撞。後來一想。老子還有幾位姨娘。不要這回失了寵。給他把家當分給別人。倒不是要的。因此一味在地下討饒。說孩兒一時失足。從今以後總要改過了。種業又問他現在打什麼主意。他說依孩兒的愚見。事體錯在前。現在不如接憐妹妹來此。一塊兒住罷。孩兒將來總要補行善事。廣積陰功。以補前愆。不負大人教養之恩的。種業問魯氏道。你看怎麼樣。魯氏也知道世運的人靠不住。但一時也無別法。便道依媳婦愚見。也只得如此。但憐妹現在便到這

裏來。只恐不能遮人耳目。不如媳婦同了憐妹出門幾月。再來侍奉爹爹罷。種業想一想道。也好。盤川我給你。就是魯氏領教回家。只得把前言通統掩藏了。說世運怕妹子責罰他。所以不敢來。如今世運的意思。想我同妹子出門去。生產了回來同住。憐卿聽了。又有三分相信。世運是好人的意思。因此越發不肯死了。世運從此越發恨魯氏和憐卿。且說魯氏拉着憐卿去見嚴氏。把以前事通統稟明。又把現在的辦法說了。嚴氏聽了。氣的話都說不出來。回身轉來。開了抽屜。好一會子。纔取出一把剪刀。一條繩子。擱在桌上道。隨你罷。憐卿本來跪在地下。伏在嚴氏膝上。哭。今見母親如此生氣。悔不該從前失足。如今反氣壞了。偌大年紀的娘。不覺放聲大哭。嚴氏見此情景。也不覺。弔下淚來。憐卿一手去取剪刀。便想自盡。魯氏見了一把奪住。跪在嚴氏面前道。娘要逼妹妹死。先逼我死罷。三箇人死在一塊。後來嚴氏沒法。也只得依計而行。魯氏便同憐卿去。進了西湖一眺。憐卿居然生了一箇兒子。恰好是年種業死了。世運的娘。是管不下他。世運從此便在外面嫖賭喫喝。又娶了三四箇妾。憐卿魯氏。一齊擱在一邊了。憐卿獨居在一小樓上。一年四季。足不下樓。一日三餐。都送上去喫。倒像罪人一般。兒子便算魯氏養的。魯氏替他起名爲仁。表字愛生。愛生大了。魯氏便送他到外面去讀。

書。一直在常州上海等處。因為怕他知道憐卿是他的娘。回來就要不熨貼。這世運擁了巨萬家資。娶了七妻八妾。憐卿魯氏竟是活守寡了。十年沒人來理。憐卿到此。纔知道世運不是箇好人。幾次三番。想要自盡。又想想實在捨不得自己。這樣子。一箇人走這條路。這一天想來想去。又想到這上頭。不覺把從前寫的字。做的詩。通統拿出來看了一遍。覺得處處。手姿韶秀。精采逼人。歎道。這樣的本事。頃刻要成。廣陵散了。又把從前用的物事。也通統拿出來一看。覺向來親近。頃刻就要分離。不覺淚如雨下。又把鏡子一照。自想道。如此一箇人。若走此路。頃刻就無知無識了。如此一想。不覺入魔。霎時睡着在椅子上。只見一箇人在前面走。憐卿趕上去看。原來就是他父親。憐卿一見。不覺把歷年的心緒。一齊提上心來。含着淚。趕上去。道。爹爹撇得孩兒好苦。他父親不應。只是望前面走。他又趕上去。道。爹爹那裏去。他父親又不應。依舊往前面走。憐卿飛步趕去。含淚道。爹爹不理孩兒了。他父親仍舊往前走。不理他。他急了。又趕去。哭着說道。爹爹雖然如此。總有一句話吩咐孩兒。他父親回頭來。拔出刀。往前刺了幾刺。憐卿正要再趕上去。他父親已不見了。憐卿大哭。只聽得礮的一聲。睜眼一看。原來是南柯一夢。細尋響聲的去處。原來是他父親舊時所用的寶劍。掛在壁上。繩斷了。脫鞘掉下。

來憐卿起來。拾在手裏傾耳一聽。樓下有脚步之聲。再一聽。那人咳嗽一聲。不是別人。正是世運。憐卿聽了。忽然一腔熱血擁上心來。拿着寶劍望樓下就走。走到扶梯邊。不覺想起從前同世運的交情。又折回來。淚如雨下一會。子世運也出去了。後來愛生十七歲那一年。在上海讀書。歲除解館回家。因衝風冒寒。臥病數日。符家房子是五開間。下首外一間。就住的愛生。裏一間就住的魯氏。這上頭兩間。就住的憐卿。憐卿也抱着長病。已臥樓數年了。愛生病臥牀上。時時聽得有人脚步聲。到扶梯邊來。窺探他。有一次聽得砰的一聲。還沒走到扶梯邊。已跌了一交。愛生嗅了一驚。擁着被坐起來。只聽樓上人已爬起來。一步一步捱到扶梯邊。望着樓下一會。子依舊折回去。長歎一聲。道：你再不來。我要等不及你了。愛生聽了。不覺淒然淚下。過幾天。愛生病好了。心生一計。只託言有病不起來。又一天魯氏出去賀喜。吩咐兩箇年紀大的僕婦。叫他好生陪着少爺。喫過飯。愛生託言要睡。叫他兩人出去。兩人便在外面一間房裏靜悄悄候着。愛生裝着鼻息如雷。兩人只道他睡着了。都偷閒別處去頑耍。愛生聽他們去遠了。從牀上悄悄的站起來。却不穿鞋子。就着襪子。蹣上扶梯來。直到離了兩級樓上的人。纔覺着那時。憐卿正在那裏補一件破衣。聽見有人上來。忙把衣服放了。站起迎上來。一見

是愛生不由的心血擁上來。放聲大哭。愛生也大哭。直投到憐卿懷裏。此時兩人都站不住。一齊倒在立的地方旁邊。一張小榻上。憐卿斜坐着一隻手支在榻上。愛生腳立在地上。頭倒在憐卿懷裏。憐卿哭着手撫着愛生的面頰。問道：「你知道我是你的什麼人？」愛生哭着答應道：「你是我的娘。」憐卿大哭道：「乖孩兒，你怎麼知道的？」此時樓下的僕婦聽得愛生不睡覺，跑上樓大哭。都一齊趕上樓來。有幾箇大膽的，竟動手來拉愛生。口中嚷道：「少爺，你不是在此發癡？」太太回來又要罵我們了。」憐卿越發拉住愛生大哭。說時遲，那時快，原來愛生不但好文，而且從小好武。這幾年在外讀書，因而學得好拳棒。今見僕婦動手扯他，不覺怒從心起，飛起腳來。一脚一箇，一齊踢了一交。那些僕婦們都立着暗中努目。憐卿還在那裏痛哭。愛生又哭了幾聲，收住淚，站起來，喝道：「你們這些人，一箇箇替我滾出去，再不出去，我一腳一箇，踢你們下樓去。」那些人一箇箇都一步步下樓去了。踢倒了的，也扶牆而去。有兩箇膽大的，還站着不去。愛生跳到他們面前，高聲喝道：「去不去？」兩箇人喫了一驚，道：「少爺不要生氣，我們去。」愛生道：「去就去。」兩人只得一步步下樓而去。愛生聽他們去遠了，依舊倒在憐卿的懷裏道：「娘，你這些年數如何總不給我？我知道憐卿流淚道：從前的事不必說他孩兒，你還不知道我這幾年。」

的苦。愛生也不覺哽咽起來。憐卿便把從前的事情通統述了一遍。說的愛生哭倒在憐卿懷裏。跳起來。就要找世運說話。憐卿哭着拽住他道。孩兒不要去。我同你講。從前的事越鬧越出醜。況且說到天邊。他總是你的老子。你要拿他這麼樣。我也不是長久的人。你陪着我一二天。送了我的終罷。說到此。不覺大哭。愛生也不覺大哭。恰好魯氏也回家了。知道沒法。況且終久要告訴他。只得聽他便了。但想起從前的情景。走上樓來。不覺大家又哭一場。是晚憐卿就上了牀。不能起來。魯氏和愛生忙着請醫生喫藥。憐卿也不肯喫。一手拉着愛生。一手拉着魯氏道。我這病不是藥喫得好的。十七年的鬱結。若是一劑藥就喫好。天下沒有這種靈的草根樹皮。如今只要你們兩箇人陪着我死就好了。愛生哭道。娘你到。底喫劑藥也。叫孩兒安心。憐卿搖頭道。不要。我知道你孝順。如今你認得我是娘。我死也瞑目了。愛生和魯氏一齊放聲大哭。憐卿倒一絲沒氣的沈沈睡去。愛生魯氏悄悄的伴了一夜。明日憐卿強扶着坐起來。要水洗了臉。又漱淨了口。愛生含淚道。娘何苦。你睡罷。憐卿搖頭道。不要。一會子完了。扶着睡下。愛生魯氏都坐在牀上。憐卿本來朝着裏面。勉強翻身來。一手拉着愛生。一手拉着魯氏。對魯氏說道。姊姊。我病是有幾年了。望着愛生道。總爲的記着他。把一股虛火提在

上頭如今一放下心。人就不得過去了。愛生魯氏哭聽着憐卿。又望着愛生道。孩兒能孝順天保佑你一會子。又望着魯氏道。我是算不得箇人。倒累着姊姊。這些年過世。做和尚做尼姑懺悔。今世的罪罷。愛生魯氏正哭着憐卿。忽然掙着坐起來。長歎一聲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負心人那裏。我倒還要見他一面。魯氏忙叫丫鬟去請老爺。這裏憐卿坐不住。又睡下來。歎道。我不足惜。但願生生世世。從今以後。天下再沒有我這樣的人。我這樣的事。一會子丫頭來了。說老爺打完了一副牌。就來。憐卿高聲歎了一口氣。低聲斷續道。我等不得你了。一陣氣喘。一口痰上來。口鼻一歪。奄然長逝。年三十五。正是。

蒼天碧海長埋精衛之冤。

落月空枝難解杜鵑之恨。

欲知後事。須聽下回。

花神夢第一回終